**前言**

原始地球上充满了非文明生物。恐龙被巨大陨石毁灭后，哺乳类动物占据了统治性地位。当智人在这些哺乳类动物中建立石器时代时，有智慧生命体到达地球。他们自称为人。他们是有灵性的生命，就像光一样，也是可以物质化的生命体。他们充满了智慧的好奇心。他们也喜欢从混乱中建立秩序。他们利用自己类似电波的能力，赋予地球上的一部分智人拥有接近自己的语言、智慧和灵性，他们称这些智人为人类。他们使人类得以繁衍，建立文明。

他们从人类中挑选出自己喜欢的人，即使在他们的身体消亡后，也会回收魂魄。

最终，他们制定了一个名为“收获”（Harvest）的计划……。

2000年9月，联合国通过了《千年宣言》。宣言中提出了关于和平、人权、安全、消除贫困和发展的崇高决议和目标。它还确立了千年发展目标，这些目标应在2015年之前实现。由此，世界应该变为和平。

但是直到目前，世界平尚未实现。

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和平？和平到底是什么？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应该首先了解1996年前后发生的围绕一个年轻人的事件。他既不是什么特别的英雄，也不是什么圣人。然而，在那些日子里，世界在他周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第一部:任务**

**饮酒会**

那是1996年的6月，雨后的沥青路味混杂在夜空中。

高中毕业三个月后，我就读的补习学校对面的电车站北口，霓虹灯色彩斑斓、人山人海。那天是星期六，所以在广场上随处可见等待相会的人群。我在钟楼下发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人都到齐后，我们走进了预约的廉价居酒屋连锁店。先点了啤酒，然后互相问还好吗？开始聊了起来。与吉田、大川、横山是高中时代的同学。大家很合得来就这样聚在一起，尽管是未成年也喝起了酒。所属柔道社的吉田是个具有良好教养，有些粗枝大叶，但他也很善良，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情男生。大川毕业于一所比我高一级的学校。高中时期，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也很善良、懂得体贴的男生，在一起无所不谈。

过了一会儿，大川突然提出了这个话题。

“喂，世界上战争无法消失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吉田下意识地回应。

“太突然了。”

大川继续说道。

“联合国正在征集关于《什么是和平的未来》的论文。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战争的问题。”

“嗯，这不是人类的本能吗？人类有战斗的本能。争斗不就是我们的宿命吗？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吉田说道。

在不远的席位，一群大学生以“说了”、“没说”开始争吵起来。看样子是要动手打架的气氛。

我回应了不理会这种场面，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的吉雄。

“是吗，有相处关系很好的人，也有很多即使争吵没必要杀对方的情况。现在已不会那么野蛮了。所以，大川，我打算应征联合国的论文。”

“呵呵”，不知为何，大川不屑一顾的回应，然后继续说道。

“这个世界之所以没有摆脱战争，不就是为了制造世界的紧张情绪吗？这是我在一本奇幻小说中看到的一个提示。在那本小说里，有一个魔女附身在人身上，发动战争破坏世界的稳定。我是这样想的；一个无菌的社会将会灭亡。因为有一定的紧张，社会才会变得更强而不是更弱，不会整体消亡。世界需要战争。”

“你赞成战争吗？自相残杀是如此的悲哀。我不能接受。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

我开始有点生气了，所以横山就转移了话题。

“这不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的僵局吗？”

“你什么意思？”

我和吉田有点发懵。大川露出已知的表情。

横山继续说道。

“资本主义伴随着恐慌。包含被称为经济循环的周期，一定会发生过度不景气的恐慌。在不景气的情况下把不满的矛头转移到其他方面。在战争期间，你无法考虑经济问题，因为你能想到的只有战争。在经济衰退中，多余的人可以通过互相残杀来减少数量。会出现物资短缺，所以需求会增加。同时，经济会通过经济循环的周期复苏。”

听到这句话，我才想起横山是我们四人中最聪明的一个。他毕业于最好的高中之一。他运动能力强，又有文化。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并且是个扬言“一定要好好享受高中生活，从一开始就打算留级”，不专心学习，而是适度学习，把精力用在娱乐和社团活动中的保持良好平衡的男生。

“那为什么资本主义还没有消失？”吉田一脸不服气的表情。

“我想，在目前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吧。有一些必要的恶。”

大川也继续说道。

“没办法。恐怖主义也是一种紧张的形式。有一些小规模的恐怖袭击，使一个社会对大规模的恐怖主义具有免疫力，并能更好地应对。这是一种必要的恶”。

我有点生气。

“你不能通过说战争是必要的恶来认可战争。我们应该摆脱战争。另外，什么是恐怖主义？恐怖分子杀人，在某些情况下，是通过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你要舍弃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不舍弃自己的生命去帮助别人呢？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和平的社会，让人们不互相残杀。”

“你的逻辑是对的，可是……。”

“可是什么？”

“是不是觉得少点什么？”

“如果觉得少点什么，请告诉我。”

“不，因为逻辑是对的，所以我不太明白。”

横山打断了我的话。

“逻辑是对的不就可以了吗？”

我知道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但我觉得这是个不能输的争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比起那个，真正的原因也许是为了相互争夺作为宇宙绿洲的地球？”

大川说道。

“又突然说什么呀？那是科幻小说吧？”

吉田回应道。

“不，我敢说，这可能是真的。”

“你怎么了？”

“而且，欧盟的分裂迹象，东亚的对立，与俄罗斯的不和谐，不觉得奇怪吗？”

“我不知道。”

吉田似乎很反感，突然转移话题。

“对了，听说你高中时被春子拒绝了。大川告诉我的。嗯，放弃吧。她现在是横山的女朋友。”

我没有直接回应吉田说的话。

“大川，是你告诉他了吗？”

“嗯，是啊，事实如此嘛。”

大川偶尔也会有心术不正的时候。

“是事实就可以随便说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有点责怪地说。

刚才那群正要展开争斗的大学生，现在正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

大川醉酒的笑容变成了淡淡的忧伤。

“你说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我也在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无法控制自己。”

我打算原谅他。看到他忧伤的表情，我才明白自己不应该这么责怪他。

见我语气缓和，那群大学生似乎对我们失去了兴趣，又开始喧闹起来。

“别那么多事。说来听听，你是怎么告白的？”

不好拒绝吉田。而且我还产生了想说的心情。

“我说‘我一直很在乎你，这样下去我无法专心备考学习。你愿意和我交往吗。’”

“然后呢？”吉田兴致勃勃。

“‘你喜欢我什么？’她问。”

“那你说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说，‘全部’。因为我真的喜欢她。”

我和春子是高中英语社的同学。她是个很适合“春子”这个名字的美丽女孩，小小的脸蛋，大大的眼睛。有人说她假装很可爱，但在我看来，她就是很可爱。

有一次，因为要准备英语社的演讲，我们一起去社区中心学习。她学习觉得无聊，中途就改打乒乓球。不知不觉，我就迷上了春子小姐。

“全部，啊。那么，你被拒绝的时候，她说了什么？”

吉田毫不犹豫地问道。我没有特别抗拒地回答。

“停顿了一下，然后她说‘我只想和你做个普通朋友’”

也许是我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吉雄对我的提问有所松懈。

“你有点太着急了吧。好啦，我之前也说过，放弃吧。她现在是横山的女朋友。”

横山作为深受大家喜爱，完美的男生，我也很尊敬他。春子喜欢他理所当然，我也觉得他比我更适合春子。

“对不起。”

横山露出抱歉的表情。

“是你我也无话可说。好好珍惜吧。你们俩会很顺利的。”

“反正都顺利吧？”

吉田开始参与进来。除了吉田我们三人很快就转移了话题。

接着，我们又聊起了高中时做过的蠢事，老师和其他难忘的时刻……。

“好了，差不多该回去了吧。我们改天再聚。”

横山总结了一下场面。“嗯”，大家都应声解散了。

外面，夜风很舒服。虽然不多，但能看见星星。

**英语教师等候室**

那是我们饮酒会后的第二天，星期天。头脑很清醒，没有任何宿醉的感觉。齐藤老师因为某些原因要来学校。如约而至，在上午11点来到了英语老师的等候室。齐藤老师不仅是一名英语老师，还有牧师资格。他也是我所属的英语社团的顾问，除了学习方面，还会咨询个人问题。与我不同，姐姐是基督教徒，自然对基督教感兴趣，参加了老师的新约圣经学习小组。他是一个既有冷静判断力又有热心肠的人。因为个人的要求见他，有点紧张，但我还是敲了门。我相信，这扇门是通往世界和平的大门。

“进来吧”

我打开门，刚好让他看到我的脸。他正坐在椅子上。看到我，他便以强有力的口吻说“进来呀”。

“欢迎，请坐。”

“总给您添麻烦了。”我谦虚地说道。

“不必客气。对了，你姐姐还好吗？”

“我姐姐还是老样子。您的学习小组她打算再休息一段时间。还是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节奏度过。”

他笑了。

“对了，你说有两件事要商量。”

“是的，有一件事让我很烦恼，就是一直没法好好进行备考学习。”

我吞了吞口水，集中注意力想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我本想告诉他，我很容易忘记自己学过的东西，或者在补习班的时候会异常困倦。有时候我会打瞌睡。然而，晚上却睡不着，想着这样下去，就考不上我想上的大学。

我看了看，见他并没有面向前方，而是侧身而坐，一只耳朵对着我。他的双手放松地交叉在桌面上。

我觉得他在全神贯注，把全身的精力集中到耳朵倾听。看到这一幕，我的心似乎好受了一些。

用心理咨询的术语来说，这可能是“倾听”的终极体现。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只听对方说什么。人与其在商量的时候被提意见，不如首先和别人诉说，让别人听自己说话，这样烦恼和痛苦就会减少很多。我的情况是，在说话之前，老师已经全心全意地接受我，仅此，就已经感觉不安和烦恼的心情得到了治愈。

虽然，后来为了帮助我解决睡眠问题，医生给我开了助眠药，但齐藤老师的倾听态度在很多方面解救了我。

“老师，只要看到您，我的心情就会好一些。”

齐藤老师用平静而温和的目光看着我。

我继续说道。

“备考的事自己会努力解决。很抱歉，提出了这样的话题。总之，我想和您们商量的另一个话题是联合国公开征集题为‘什么是和平未来’的论文。截止日期是10月1日。我按照您的吩咐，将稿件通过邮件发给了您，向您请教批改结果。”

“好的。知道了。”

老师的眼神似乎变得更加明亮。

“首先，你的《和平基本理论》中的‘理论’一词。你把它翻译成Theory（理论），但你的文章更应该叫Philosophy（哲学）。然后…… ”

他似乎只纠正语法和语言上的错误，不触及内容。既然他是英语老师，我想，这也是理所当然。

“Joyous Coexisting（快乐共存），应该是Coexistence（共存）。对了……”

 老师谈到了内容。

“……对了，关于这个Joyous Coexisting（快乐共存），你在日语的原稿中写道，真正的和平是‘快乐共存的社会’。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呢？我想你已经写得很详细了，但我想请你口头上再说明一下。”

我被老师表现出的关心感到高兴。好像自己的内心一直在期待着。

“是的，老师。人类不是单独生活的。我相信，人与人之间总是有一种联系。问题是这种关系是否存在，而这正是当今和平所缺乏的。我认为，与他人有关系就是共同生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共存’，但我认为这还不够。即使我们共存，可能还是会有冲突。所以我们要思考共存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老师脸上的表情一直很平静。我放心地继续说道。

“我认为人是活生生的生命，人的神经是以愉快和不愉快为基础的。那么，我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愉快或不愉快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愉快才是和平的。我觉得‘愉快’这个词太生物，所以我选择了‘快乐’这个词。基于这个想法，我把它定义为‘快乐共存的社会’。”

老师似乎没有把目光下意识地投向我，但当我说完后，悄悄地把目光转向了我。

“以你的‘快乐共存的社会’的观点，来看当今的世界会如何？”

“‘当今的世界’是吗？”我好不容易才把话接上。

至于这篇论文，我觉得只要是理论上的，隐隐约约的现实意义就可以了。那在“当今世界”会如何呢？

世界上许多地方仍在发生战争和冲突。我应该回答其中的哪些问题？

“你熟悉前南斯拉夫的冲突吗？”

我以前见过这个国家的名字。

“我在世界历史教科书上看到过这个国家的名字，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发生冲突？”

完全没有感觉到被指出了无知。但我觉得这是应该预先知道的问题。

“自从去年在美国达成和平协议以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不能说绝对安全，但我觉得你要学的东西很多。为了备考在桌面上学习是最重要的，但我认为，利用一周时间，自己亲眼所见也是不错的哦。南斯拉夫的首都是贝尔格莱德，但是你应该去萨拉热窝看看。去萨拉热窝怎么样？”

这是我好像在哪里听说过的城市名。

“萨拉热窝，是吗？”

“是啊。剩下的事情你去查一下。别用那种表情，没什么好担心的。你自己考虑一下。好了，如果你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我。”

我知道老师愿意指导我，但我也知道他是个大忙人。

“谢谢老师。”

南斯拉夫，对于选择世界史作为考试科目的我似乎很不错。我可以在山川出版社的世界史用语集中查到一些相关内容，这是一本考试必备的参考书。

就这样，我在强烈的阳光下骑着自行车。

我可以在安静的有空调的图书馆里学习，也可以在自己喜欢的好比新建的房间里学习。有一种能考出好成绩的奇妙的期待感，又有一种自己的理论在现实中是否可行的期待和焦虑，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感情沸腾了起来。

我期待着继续前进。

我便加快了自行车的速度。

**横山**

回到家里的房间，我打开空调，把包扔在书桌上，从书架上的参考书中拿出山川出版社的《世界史用语集》。这本书就像一本简单的世界历史考试字典。我立刻从索引中查到了“南斯拉夫”。

1929年在国王的政变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进行重组并改名。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18年12月，宣布脱离奥地利独立，并得到《圣日耳曼条约》的正式承认。1929年宣布实行独裁统治，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

读到这里还是不太清楚。都是关于很久以前的情况，并没有提到现在的情况。

咦，南斯拉夫不是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吗？

二战后的美苏冷战中，它不是站在苏联一边吗？

只有这么一个模糊的记忆。为了确认，我翻开世界历史教科书查看，却怎么也找不到。

我应该怎么做呢？沉思了一会儿，立刻想到和朋友中最聪明的横山问问。

横山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是个优等生，5阶段评价成绩表上都是5分满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通过朋友认识了横山。他好像在小学的毕业纪念册上写道：“将来，想成为大藏省事务次官（现在的财务省事务次官）改善日本经济”。 作为小学生，比起大臣，他更想成为从事实际业务即事务方面的顶尖次官。 初中三年我们是同班同学，他经常在我脆弱的时候鼓励我。然而，有一次，横山不知为何在我的书包上画了很大的涂鸦，好像是以赔偿了结。但我对他的信任远远大于对他的怨恨。

他是一个既聪明、又会照顾人的大哥哥。九年级时，他是学生会主席，也是篮球社团的正规队员。

高中考入了都立顶尖高中，该校每年约有10名学生考入东京大学。

现在已经过了晚上9点半。我想应该吃完晚饭了，打电话也没问题吧。

透过漆黑的纱窗看到的街道被路灯照耀。对面的一家人好像在看电视。

在电话里，横山一如既往地平静。谈到学习时，他变得活跃起来，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感到可靠和安逸。

“嗯，如果你要找书和杂志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去国会图书馆。日本出版的大部分书籍应该都在那里。”

横山高兴地回答。

“我觉得比起在当地的书店和图书馆找绝对要好。在放置的终端机上输入‘南斯拉夫’，应该会出现很多相关书籍。你去查一下不就行了吗？”

在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可以在家里通过上网轻松搜索书籍和论文。

“但是……”

横山继续说道。

“你这样不会影响考试吗？”

我有些不安，但还是冷静下来，回答道：

“齐藤老师说，一周左右应该没问题吧。”

我感觉他会说还是放弃比较好，但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

“噢，是吗。齐藤老师要派你去南斯拉夫。嗯，那你不是挺好吗。”

我有些松了口气。

“不过，你不要在当地发生争执。嗯，我想你有点懦弱的一面和反战主义很符合。”

“是的，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我甚至认为应该取消自卫队才是”。

当时的我真的认为应该取消自卫队。不过，从防卫的必要性来看，我认为现在应该保留。

“因为有军队所以才会发生战争。国际社会是不允许没有军队的无防备国家被侵略”。

“可是现在，如果我们真的受到了攻击，你打算怎么办？”他质问道。

“我觉得我们应该投降，然后避免战争。”

横山明确地反驳了这些话。

“我认为有必须战斗的时候。”

说完这句话，横山意识到和当时的我争论这个问题是没有用的。

“嗯，不过我觉得你最好还是保持现在的样子。”

他半真半假地说道。但是我没有注意到。

“对了，你知道廉价机票吗？”

“那是什么？”我问道。

“是团体旅游的廉价机票，实际上是卖给个人游客的。挺便宜的。”

这可能是个好消息。

“你能买个普通的吗？”

“有卖特集的杂志。你可以找其中最便宜的。这样应该能买到便宜的机票，但总体来说，钱没问题吗？”

这是个痛点。

“我高中时做兼职攒的钱，剩下的钱，打算向父母借。等出人头地后再还。”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如果你父母同意的话。”

他爽快地认同了我。也许是从一开始就打算这样。

“你应该先学一些简单的当地语言比较好吧？”

我回答正打算学呢，他便给了我进一步的信息。

“听说有各种语言的基础会话集，你也去国会图书馆查一下吧？”

似乎有些太过详细。

“你是怎么知道的？”

“哦。”横山继续说道。他似乎感觉到我语气上的疑惑。

“我哥哥以前出国旅游的时候都会买来学习。”

原来如此，我这才恍然大悟。庄司继续说道。

“而且，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你应该与了解该地区的人咨询。你应该找写过有关南斯拉夫书籍和杂志的作者，以及巻尾参考资料和文章的作者。”

真是无微不至。

“谢谢你为我考虑这么多。”

“有什么事随时联系。好了，祝你一路平安。”

“再见。”

真不愧是横山，信息量增加了不少，越来越有干劲了。

**初步调查**

6月17日（星期天）。从“永田町”地铁站出口出来，附近就有国会议事堂，国会图书馆就在隔条马路不远处。

进入图书馆后，我迅速在图书馆的网上搜索栏输入“南斯拉夫”。

于是，出现了好几本书。其中，我决定借阅仅作为阅读用的书，需要在书上做笔记的语言类和入门书籍，记下书名后从书店购买了。不久收到那些书后，收集了很多信息。我觉得光做这些事情有点不对，但我还是一边上补习学校，一边继续备考学习。暑期讲习快开始了。

南斯拉夫有7个边界，6个共和国，5个民族，4种语言，3种宗教，2种文字，一个国家。

7个边界分别与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接壤。

6个共和国是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5个民族是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和黑山人。

4种语言是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和马其顿语。

3种宗教是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

2种文字是西里尔文和拉丁文（字母）。

还有一个国家，南斯拉夫。

“4种语言”中的两种，即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在“基本语言系列”中被列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一种语言。之所以把两种语言合在一起称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是因为它们唯一的区别是使用西里尔文还是拉丁文，其余的几乎是同一种语言。

“足球”在克罗地亚语中是“Nogomet”，在塞尔维亚语中是“Fudbal”。这些差异从发生冲突时就被强调了。“南斯拉夫”的“YUGO”是“南方”的意思。因此，南斯拉夫的意思是“南斯拉夫人的国家”。他们在种族上几乎是相同的，而民族则根据宗教信仰来划分。斯拉夫人开始信仰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三个宗教的经过如下。

6-7世纪南下定居在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在8-9世纪时接受了基督教。1054年，旧天主教会一分为二，西边成为天主教，东边成为东正教。

塞尔维亚在11世纪中叶脱离东罗马帝国，塞尔维亚东正教于1219年获得独立的东正教地位。

后来，大约在14世纪，奥斯曼土耳其进驻，控制了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一些斯拉夫人改信伊斯兰教，即奥斯曼土耳其的国教。

奥斯曼土耳其并没有强制所有人改宗，而是允许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因此，在伊斯兰教统治地区中天主教、东正教的信仰也得以保留。

另一方面，今天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一带属于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并与奥斯曼土耳其接壤。因此，在南斯拉夫，三大宗教得以并存。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在美苏冷战期间，作为第三阵营不属于任何一方，确立了独自的社会主义体制。

其社会主义体制也很独特，经济上是“自主管理、自主运营”，民族、宗教方面，提出了超越这种差异的“友爱与团结”。

当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于1991年宣布从南斯拉夫独立时，与试图阻止独立的联盟方面(主要是塞尔维亚)爆发了内战。1992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宣布独立时，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方面进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陷入了内战的泥沼。

波斯尼亚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而属于工业地带的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不愿意放弃这一地区。

本来就是不同宗教和民族的各个共和国政府和媒体为中心，互相谴责对方的民族和宗教是恶魔，并只强调其消极的一面。所以，人们互相憎恨，互相杀戮。据说一部分宗教领袖和民族主义者有时对其持积极态度。

在种情况下，据说还有一个保持和平共处的城市。那就是萨拉热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宣布独立时，南斯拉夫联邦军包围了萨拉热窝。然而，被围困的不仅有穆斯林人，还有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被破坏的是城市的共存，以及种族和宗教的共存。

即使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人们仍然保持着幽默感，保持着共存。难怪齐藤老师建议我去萨拉热窝。

我在收集资料时有几个关于宗教的问题。如果问老师应该会得到答案。

所以我决定给老师打个电话。

**爱你的敌人**

“老师，我了解到，在南斯拉夫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和伊斯兰教之间存在争议。但是，耶稣应该是神的儿子，在伊斯兰教中也被认为是先知，对吗？是不是有点问题？”

老师依然静静地听着我单方面的提问。

我继续说道。

“尽管如此，我认为宗教应该起到治愈人、促进和解的作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老师用清晰的语调回答。

“正因为是宗教，这样的观点很重要。你应该多读读世界历史。还有耶稣在英语中也用共同圣者（mutual holy one）来表示。这是共同的圣者存在的表现。不是基督教式的圣者（saint），而是超越了基督教这一壁垒的存在（one）的表现。”

他继续说：

“另外，政治现实的观点也很重要。作为维持治安和实现正义的一种方式，错误的政治有时会折磨、杀害一部分人。当宗教融入政治，其理想的实质就会变得不同。至少，虽然有追求“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现实路线，但也很多时候，情况并非如此。说岔话题了。”

担心自己又占用老师的时间，赶忙结束了通话。

“谢谢老师。”

即便如此，作为共同的圣者存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这和自己对基督教的印象不同。

说起基督教。自己所持有的印象是十字架和圣诞节。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人类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圣诞节是庆祝他诞生的日子……。

拥有牧师资格的齐藤老师曾经这样解释过。基督教大致如下，上帝之子耶稣，为人类赎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回到天堂。相信的人将获得永生，不相信的人将下地狱。

在此之前，齐藤老师主要关注的是耶稣作为“稀有的存在”的“人”的言行。

我认为执行耶稣的教义比“相信耶稣是神之子的人就会得救”更重要。

耶稣的教导很简单。

在马太的福音19-16中有以下描述，

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问道：“老师，我做何等善事才能获得永生？”

耶稣对他说：“如果你想活下去，必须遵守戒律。”

他又问耶稣，“是什么戒律？”

摩西的戒律有611项。而且加上神自己的两个法则，据说戒律的总数是613项。

神的戒律十分详尽。甚至还提到了如何献祭、如何净身、如何装扮等。如果违背，将会受到神的惩罚。

在众多戒律中，耶稣简单地回答。

“不要杀人。

不准通奸。

不要偷。

不能作伪证。

尊敬父母。

而且要像爱自己一样爱身边的人。”

虽然只有六条，但这是很重的教导。耶稣在比喻中还教导了许多其他的事情，但在回答“如何获得永生？”这个问题时，他在《马太福音》的这段话中说，我们需要遵守这六条教导。

顺便说一下，在路加福音10-25-37，有以下的对话。

“老师，我必须怎么做才能获得永生？”

有一位律法学者试着问耶稣。根据犹太教的教义，遵守所有的律法就是顺从上帝的旨意。如果没有这么回答，他就可以起诉。

所以耶稣问：“圣经上写的是什么？你如何理解它们？”他反问。

他回答说：“圣经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圣经还说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

耶稣说：“你已经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得到永生。”

他进一步问耶稣：“谁是我的邻人？”

“邻人”不限于近亲。它也包括陌生人。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讲了以下的比喻。

当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时，强盗袭击了他，抢走了他的一切。他们把他打得落荒而逃，留下他半死不活。一个祭司碰巧走在同一条路上。但当他看到这个人时，他从另一边走过。后来，一个利未人来到了同一个地方。但当他看到那个被打的人时，他也从另一边走了过去。然而，有一个旅行的撒玛利亚人来到那人身边，看着那人觉得很可怜，走近他，往伤口里倒油和葡萄酒，帮他缠上绷带。然后，把他放在自己的驴上，带他去客栈并照顾他。第二天，撒玛利亚人给了客栈老板两枚银币，说：“请你照顾好这个人。如果你在他身上花的钱超过这个数，等我回来再给你。”然后，耶稣问：“你觉得这三个人中，哪一个是像对待邻人一样对待那个被强盗打的人？”

他回答：“帮助可怜人的人”。耶稣便说：“那么，你也去做同样的事吧！”

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来说，作为一个好邻人也许会有很多困难，但这个比喻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善活”的提示。耶稣又说：“做同样的事吧”。比起语言，也许行动更重要。

在《约翰福音》13-34章中，

“我给你们一个新命令。请彼此相爱”。

这里的“彼此”在英文中是指“one another”，即不限于家庭、恋人等特殊关系，也可以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无论对方是谁，我们都应该爱对方。

这是耶稣的新命令。

不过，我不相信《圣经》中所有的话都是正确的。

我对耶稣是上帝之子，上帝究竟是什么，不甚了解。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严格遵守《圣经》中的所有戒律。 我觉得其中既有正确的教导，也有错误的教诲。

特别是对下面的记述感到困惑。

不要以为我来是为了给人间带来和平。我来不是为了带来和平，而是为了带来刀剑。

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自己的家人是敌人。比我更爱父母的人不适合我。 (马太福音第10章34-38节)

我是来给地球放火的，多么希望火已经燃烧了啊……你们以为我是为了给大地带来和平而来吗？并不是。我更希望分裂。 (路加福音12章49节～)

我想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不认可这样的言论和教诲。

然而，我相信，新约圣经中，耶稣的话语中蕴含着大量宝贵的教诲，可以带来和平。我相信，耶稣在很大程度上将人类从犹太教之后的众多戒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醒我们人类社会和平的重要法则。

如果你只选择好的部分，耶稣就是和平的使者。

不过，等等，我记得欧洲有一个“圣巴托洛缪大屠杀”。

这让我不得不翻阅世界史用语集。

“1572年8月24日凌晨(圣巴托洛缪节)，旧教派突然袭击杀害了聚集在巴黎参加王族婚礼的所有新教派。新旧俩派之间的争斗将宫廷卷入激化，在宫廷中肆虐，造成了混乱的局面。”

Hiro Sachiya先生对新教与旧教的区别解释如下：

新的宗教被称为新教(Protestantism)。

也就是一群人对旧教会的存在方式进行抵抗和抗议，并公开自己的存在方式。

什么是旧教会的存在方式？

1. 传统主义：上帝的教诲需要教会的干涉。

2. 通过圣礼的救赎：为了得到上帝的救赎，需要洗礼等“圣礼”

3. 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教会等级制度；

针对这些，新教指出，

1. 上帝真理的唯一依据是《圣经》。

2. 基督教徒只有信仰被视为义。

3. 一切信徒都是祭司。

我觉得基督教是更和平的宗教，但新旧教派互相残杀是怎么回事？

回顾历史，我重新认识到基督教与战争有着相当大的关联。1618年开始的30年战争也是宗教战争的一环。这么说来，姐姐参加了老师的圣经读书会。也许她会知道答案。

她晚上10点多才回家，因为她要上晚班。她在一家语言教学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现在她在一家书店负责销售。

“姐，我不记得基督教是一个自相残杀的宗教。研究世界历史的时候，感到有点奇怪。”

她显得很平静。

“你读过《新约圣经》吗？”她问道。

“我当然读过。《圣经》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书吧？”

“我们家里有《旧约圣经》，但那是犹太人的圣经。而《新约圣经》是基督教的圣经。我建议你再读读耶稣的教诲。在马太福音第5章43节到48节写着‘爱你的敌人’，我建议你再读一遍”。

她是这么说的，我也这么做了。

你们听说过，“爱邻居，恨敌人”的命令。

但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敌人，为任何虐待你们的人祈祷。

那是为了表明你们是天父之子。

天之父，无论是坏人还是好人，都要让太阳升起。

他为做对的人和做错的人降雨。

如果你只爱那些爱你的人，上帝会因此奖励你吗？

就连征税人也爱惜自己的朋友。

另外，只跟自己的兄弟打了招呼，难道是做了什么特别的事吗？

就连不信教的他人，也都这样做不是吗？

所以，你们也要做一个完整的人，犹如天父一样行事。

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另一方面，作为“法则”他说 “不要杀人”。

难道耶稣教我们自相残杀？

答案是否定的。尽管如此，还是拘泥于旧教和新教，忘记了耶稣的教诲。

那南斯拉夫呢？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据说在互相争斗。

共同圣者的存在，耶稣真的会同意这样的冲突吗？那”爱”到底是什么呢？

也许是曾经被春子拒绝过，我对爱这个词有些敏感吧。

第二天，我决定再给齐藤老师打电话。他谈起基督教的时候，总是显得很开朗，这让我的心情有些好转。我等到晚上9点左右问他，这样就不会给老师添麻烦。

“老师，《圣经》上说要爱你的敌人，但有这种爱吗？我不能爱一个我讨厌的人。爱到底是什么？”

不管老师是否知道我和春子的事情，他还是很爽快地回答。

“古希腊人认为有四种爱。男女之间的爱；Eros，友谊之爱；Philia，家庭之爱；Storge，无条件的爱；Agape。‘爱你的敌人’时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神之爱‘Agape’。顺便说一下，据说耶稣是用阿拉姆语说的，但现存最古老的《圣经》是用希腊语写的。正如《圣经》中所说。上帝不论好人和坏人都使太阳升起，降雨。换句话说，我们要用这种“Agape”来爱我们的敌人。

我感觉自己好像明白了曾经读了一遍也没搞懂的《圣经》的意思。这似乎是思考共存的一个重要关键词。

“老师，我想以此作为我论文的参考。我将补充一些内容，请您再次批改我的英语”。

“好，再带来”。

结束通话，我想到了给大川打电话。

“哦，你好吗？我刚才给齐藤老师打过电话。”

“你还挺能干。那，怎么说？”他问道。

“我问的是关于爱。”

“爱？什么意思？”

我可以想象到电话那头大川脸上的笑容。

“大川，你也对和平感兴趣是吧？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杀了你的敌人，所以才会有冲突和战争。那我们为什么不去爱自己的敌人呢？”

“嗯，那你知道，有一本书叫《如何爱你的敌人》。”他建议道。

“真是巧啊。你怎么知道那本书？”

“是的，嗯，也说不清。总之，我读过《如何爱你的敌人》。”

“好厉害啊。那就跟我说说吧。”

“我不太记得了，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大概吧。首先，把敌人当成一辆奔驰的卡车。如果你撞上它，就会被它撞死。所以，你必须预测路径，避免与它相撞。保持一定距离。如果你不能与敌人保持距离，那就改变你对敌人的想法。或者改变你的内心，消除敌人本身。”

“我不太明白后半句。”我说。

“因为你只看到敌人可恨的一面，他们就是敌人。敌人也有家庭，有朋友。他们甚至可能有宠物。你要想象他们如何看待敌人。然后你才能看到他们可爱的一面。另外，站在敌人的立场来想象。所谓改变自己的内心，就是控制愤怒和嫉妒，提高共鸣性等，从而消除敌人本身。换句话说，你不再将对方视为敌人。将他们作为你的朋友和老师。”

“能做到吗？”

“我认为需要训练思考、想象、冥想等。原来是一本英文书，原名为《爱你的敌人》（LOVE YOUR ENEMIES）。”

“原来如此。但是很女性化啊。不是阻止对方，改变对方，而是从自身解决问题。”

“是的，书的前言里写着‘专门为女性写的’”。

“也许是被动的吧。你只改变自己而不改变对手吗？但现实中，你也有不得不战斗的时候吧？为了帮助别人而不得不阻止敌人的时候。另外，我觉得改变对手也很重要。”

“我在书中没有看到任何关于这一点的内容。在现实中，这也许是真的。如果你想和那些喜欢伤害和杀害你的人生活在一起，你可以考虑改变他们，但他们当然不想被‘改变’，不是吗？”

“是啊。”

“作为一个被动的举动，你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别人。换句话说，要给他们做个好榜样。通过这种方式，你期望他们改变。”

“这很令人不耐烦。”

“但是，强行改变一个人是精神控制，是不尊重他人的个性。换个角度，你也不希望对方改变你吧？这是个很微妙的问题。嗯，这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比如，在我看来，有一种‘爱你的敌人’是为了和平，是为了超越对抗，而不是‘当被人打到右脸颊时，将左脸颊朝向对方’的不抵抗、顺从主义的‘爱你的敌人’。更重要的是，算了，比起这些抽象的话，你要去南斯拉夫不是吗？你用南斯拉夫的具体事例来考虑‘爱’不就好了吗？而且你知道吗，我听说‘不让他们作恶也是一种爱’。”

对呀，我觉得没错。

“谢谢你，再联系啊。”

我放下听筒，继续自己的思考。

据说，在南斯拉夫，通过铁托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行“博爱与团结”。

现实会如何？现在又是什么情况？我的兴趣越来越大。

去看看吧。自己亲眼所见。为了去南斯拉夫继续收集情报。

**报社**

8月5日（星期一）。我听从横山的建议，打算去找书刊的作者和记者，针对曾经采访过萨拉热窝的报道向记者咨询。我给报社打电话说：“我想访问萨拉热窝，想听听您的意见” 。幸运的是，那位记者在一周内正好有时间，所以爽快地答应和我见面。

约定的日子。我被带到了杂乱工作区角落里的接待台。

“在电话里聊了一下。你会说英语吗？”

我被唐突的提问有点慌了神，但又恢复了平静。

“还行，会说。”

“那应该没问题吧。我想，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年轻人都会说英语。”

这位短发、干净利落的记者像没关系的样子继续说道。

“至于语言，我想剩下的就是字母和数字了。你能看懂西里尔字母吗？然后当地的情况，你了解基本情况吗？”

“是的，我读过一些入门书籍，我正在学习基础语言系列。我还读了一本关于报道波斯尼亚战地摄影师的书”。

记者听完说道。

“我不喜欢报道军队的记者，因为他们似乎是用来宣传国家的”。他用夸张的语气说道。

也许他是在考验我。我把自己的想法整理成模范解答的感觉来回答。

“确实有些报道会被人利用，但多亏了那些人，我们才能获得我们很少知道的现场宝贵信息。”

然后记者点了点头。他同意我说的话吗？

记者望向远方。没有眼神交流，记者问道。

“你为什么要去萨拉热窝？”

感觉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点，所以我向他解释说，我打算向联合国提交一份关于”什么是和平的未来？”的论文。去萨拉热窝将有助于我理解什么是超越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和平共处，以供参考。

“是吗”。记者应了一声，沉默不语。

我觉得还需要再补充一下，又添加了稍微明白了一点的这次访问的另一个含义。

“重申共存的行为是否也能推动和平？”

记者似乎在思考，望着远方，但这些话似乎触动了他。记者用温柔的眼神看着我说道。

“萨拉热窝的机场还没有重新开放。只有陆路，但有来自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的巴士。如你所知,不仅在塞族人中,而且在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人中也有民族主义者和极端分子。已经发生了许多屠杀事件。要避开危险地区”。

记者又说出了意外的话。

“货币要准备德国马克”

“是德国马克？”

“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德国马克都通用”。

“最后，我重复一遍，不要进入危险地区，即使是萨拉热窝。”

记者说这话的时候，深邃的眼睛里带有很深的说服力。有种不想再说下去的气氛，我也没有多说什么，就向他道了谢，便离开了。在城市的喧嚣和过往的车辆中，天空晴朗，白云飘过报社大楼。

**经莫斯科前往萨拉热窝**

9月4日（星期三）。最便宜的航空公司有些不热情，我选择了下一家便宜的航空公司--俄罗斯航空。

据报社记者介绍，从克罗地亚共和国首都萨格勒布有大巴车，但没有直飞萨格勒布的航班，只好经莫斯科前往。

到莫斯科的飞行时间约为11小时。住了一晚后，我被安排乘坐第二天清晨的飞机前往萨格勒布。

大川和横山到成田机场来送我。而春子却没有来。因为我被拒绝了，这也是很正常的。 就算她来了，也会很尴尬，气氛也会很奇怪。

“小心点啊”

横山一如既往的像个哥哥。

“平安归来。”

时而讨厌的大川似乎很担心我。

“总会有办法的。我会很开心的。”

在各航空公司登机柜台所在的宽广三楼大厅，有一条长长的上坡扶梯，通往出发大厅。我和他们在那个入口处道别。下午3点10分起飞，飞机很快起飞，经过大约11个小时的飞行，到达了莫斯科机场。

我是什么时候到的？根据手腕上的手表显示，是凌晨四点多，但由于飞行的原因，时间应该是不对的。我看了看附近的时钟，发现是晚上7点50分，于是我把手表时间调了一下。

外面看起来很凄凉，机场的灯光很阴暗。我在被带到的酒店住下，第二天一早便离开了。几个小时后，我们降落在萨格勒布机场，当飞机沿着跑道移动时，我看到红白格子的克罗地亚国旗到处飘舞。

这个格子图案与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团体“乌斯塔什”提出的图案相吻合。据说“乌斯塔什”在二战期间杀害了70万至100万塞尔维亚人。

爱国主义是好的，但鉴于我们过去的历史，有些东西需要改变。如果是比其他民族更优秀，就应该更好地去爱，甚至爱我们的敌人。实施屠杀的不仅仅是“乌斯塔沙”。据说，塞尔维亚人的“契特尼克”和穆斯林人的“圣战者”组织也对其他民族进行了虐杀。需要传播“不要杀人”的教导。从机场乘坐大巴车大约30分钟就到达了市区的萨格勒布中央火车站前。

萨格勒布和想象中的欧洲城市一样。白色的西式建筑鳞次栉比，有轨电车穿梭其间。一家人及年轻人，各种人群熙熙攘攘。

比作日本，应该是像东京的银座。广场上有一座骑马的铜像。再往前走，我发现了一家麦当劳餐厅。这里也有啊，产生了一种亲切感。为了轻松地填饱肚子这里是最佳选择，我简单地吃完了饭，找了公交车站。

查了一下公交车站和班次，我决定在早上8点半坐车。我住在事先查好的旅店，第二天早上坐上了巴士。

随着大巴车的驶离，克罗地亚首都周边地区似乎幸免于战火。当我们经过一系列美丽的城镇和维护良好的公路时，红褐色的瓦顶小房子越来越稀少。

其间，田野土地的褐色、小麦的金黄色和天空的蓝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旅行用的大型巴士在不停地行驶着。

渐渐地看到带有枪痕、墙上有洞的房子和无顶的房子，散落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感觉到，曾经的战场越来越近了。

公交车上的空气也不知为何感觉更加沉重。离开萨格勒布越远，我越能看到战争的伤痕。途中，我们在港口城市斯普利特停留，经过几次休息，傍晚时分抵达萨拉热窝。

**萨拉热窝----“莉莉”旅游公司**

9月6日（星期五）。虽然已经是傍晚四点多了，但天色还是很亮，公交车停靠的地方并不是单纯的公交车站，而是楼后的一块空地。

终于，我到了萨拉热窝。对即将遇到的事情充满了期待。周围的环境就像我在电视上或照片上看到的欧洲现代街道一样。大街上有很多人。

因为伊斯兰教徒妇女应该戴着头巾，所以对于伊斯兰女性一看就能区别，但粗略一看，人们的服装感觉不到民族和宗教的差异。

虽然应该有各自的特征，但我想一般的“市民”也差不多。晴朗的天空中，布满了薄薄的云层。从我所掌握的信息来看，我似乎是期望过高了，但从这样的表象来看，热度已经稍稍冷却了。

萨拉热窝的街道比萨格勒布更古老，面积可能也更小。根据地图，城市从东向西延伸，这里应该是位于政府区。城市似乎正在恢复生机，但有几座建筑已被废弃和破坏。穿城而过的有轨电车似乎也重新启动了。走了一小段路后，我来到了沿米里雅茨河的有利位置，这条河从东到西穿过城市中心。从那里可以看到城市周围的山丘，在斜坡上可以看到许多红褐色的屋顶瓦房。

现在不是逛街的时候。得去找一家酒店吧。

回到市中心，走在大街上，发现有一块招牌，上面用英文写着“莉莉之旅”。“莉莉”在英语中是“百合花”的意思，百合花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国旗上的花，萨拉热窝是其首都。百合花占据了一楼的一个空间。透过玻璃往里看，我看到了一位金发碧眼的女人，她似乎是负责人，还有一位年轻的、留半长发的女员工。

当我走进去的时候，女负责人微笑着迎接我。我从容地和她说。

“我在找住宿的旅馆。想找一个便宜的地方住。“

女人笑着回应道。

“住在民房里比较便宜，怎么样？”

“民房？多少钱一晚上？”

“从一晚40马克起”

我说可以后，女负责人把手续交给了年轻女员工办理。

“她会给您介绍的。”

然后她就离开了。女员工坐在柜台前，眼睛里满是好奇露出灿烂的笑容。我想，东方人是比较罕见吧。

“我叫伊达。你要住几晚？”

“四个晚上。”我回应道。

然后伊达说：“请稍等。”然后开始打电话。

电话里的人应该是房子的主人。很快，伊达就说。“好了，您可以住了。我给您看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还有民房所在的地图。”

然后她开始在纸条上写对方的名字。女负责人走到她面前，对伊达说了些什么。

伊达听完微笑着说：“我直接带您去吧。”

在我们走出“莉莉”后不久，伊达就对我说。

“你从哪里来？”

“我来自日本，因为对和平感兴趣，所以来学习萨拉热窝的共存”。

“我是大学生，在‘莉莉’打工。你要去萨拉热窝哪里？”

“天主教、东正教、穆斯林教组织和新闻界”。

“你需要我做翻译吗？”

伊达的建议是个好主意，但我觉得我的预算不允许，所以我决定自己做。

“谢谢你，但我身上没带多少钱，所以付不起工钱。再说，这里的人都会说英语。我相信我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我解释道。

很快，我们就到了一栋房子。一栋单层的小房子。有位老人走了出来，和伊达交流了几句。老人会说英语，伊达让我直接付给他住宿费。我谢过她，正准备进屋，伊达对我说。

“等等，你要住四晚，能腾出一天时间吗？我带你参观一下这个城市。还有一个朋友会来。”

她中长的金发与白皙的脸蛋形成了美丽的对比。精致的五官。但是在蔚蓝色眼眸的某处，也落下了不只是好意的阴影。不过，也没关系。会有更多的收获。

“三天后的星期一，怎么样？”

“好的。”

“那，上午10点在‘莉莉’见。”

在我收到的名片上，我用汉字写了“月10：00”。

“那是汉字。而‘月’是星期一的意思是吧。真有意思。”

我知道在西方人眼里，东方人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我还活着，会再见。”

我开玩笑地跟她告别，进了屋。

我和老屋主可以用英语交流。由于我们不是母语，语速都不快，英语简单易懂。我借用电话约好了去东正教堂、伊斯兰教组织和天主教堂参观。

我被告知老屋主家里不供应饭菜，我出去在一家汉堡摊吃了一顿。汉堡只是两块面包，夹着肉和一些蔬菜，但质量都不错，既便宜又好吃。

我感觉到了一种小小的喜悦，我很高兴能来到这里。

**Merhamet**

9月7日（星期六）。我在日本读到的书中没有找到萨拉热窝伊斯兰清真寺的任何地址，但我找到了伊斯兰人道主义援助组织Merhamet的联系信息。

在萨拉热窝，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跨越宗教冲突和分歧，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进行合作。还有人说，Merhamet接受的援助主要来自伊斯兰教富国沙特阿拉伯。

按照约好的时间，于下午1点半去了办公室。那天是星期六，办公室已经关门，但他们提出要和我见面。一位50岁西装革履的男士接待了我。他带着他的女儿，女儿估计是在读高中。他的名片上写着“所长”头衔。

他似乎有点不安。然后我告诉他，我来自日本，我对萨拉热窝的和平与共处感兴趣。他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放下心来。

“我们有合作，但并不多。我们的一些设施在冲突中被破坏。例如，有五台电脑的办公室被迫击炮火破坏。幸运的是，没有人员伤亡。”他分享道。

他的警戒心似乎还是没有解开，所以我再进一步地说道。

“在日本，恐怕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和平合作还不为人所知。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能再说得详细一点吗？”

所长脸上露出了有些难受的表情。

“有像我们这样合作的人，也有反对的人。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与犹太慈善机构‘仁爱志愿者’和天主教慈善机构‘明爱’合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例如，我们向难民提供了粮食援助，看望了老人和病人，并向在冲突中失去肢体的人提供了假肢。我特别想传达的是伊斯兰教的人道主义援助精神。在伊斯兰传统中，当施舍的时候，不论对方是谁。自然，超越了民族、宗教的差异，给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东正教塞尔维亚人提供支持”。

果然是在日本几乎无人知晓的信息。

“有在人道支援方面合作时的资料吗？我觉得那会成为证据。如果有资料，也许在日本也能得到一定的传播”

“好吧，那你等一下。”

所长让我等着，到另一个房间去拿一些材料。那个女孩好像是懂英语。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她对我笑了笑。她皮肤白皙，金色短发。

过一会儿，所长回来了。

“我想这个会有帮助。”

所长拿出一张A4纸。这张纸是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的，最后有一个签名。

我觉得这不足以作为资料。但可以作为证据文件。这大概是我这个突然来访者唯一能收到的程度。

“谢谢您。”

我把联系方式递给他，然后起身。

所长和女儿送我到门口。

他带着想要说什么的表情，但还是没说就道别了。

回到住的房子，我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记在笔记本上，躺在床上。我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徒正在一起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我很高兴地意识到有希望了。

**东正教**

9月8日（星期日）。拜访东正教和天主教堂的一天。我事先给东正教会打了电话，并与他们做了如下沟通。

“您好，是东正教吗？会说英语吗？”我问道。

“可以”

“我叫Kazushi，是一名日本学生，我对解决南斯拉夫的冲突感兴趣。我想了解东正教的和平活动。我可以拜访您吗？”

“好的，星期天是我们的礼拜日。如果你愿意，可以参加礼拜。之后我们见面。”

“几点开始礼拜？”

“十点开始，我叫米尔科维奇牧师。请在礼拜结束后找我。”

“好的，我星期天去拜访。”

当天。教堂入口没有特别的检查，可以自由进入。人声鼎沸，但在厚重雄伟的教堂内，自然地恢复了平静。

不久，一个庄重的男性声音在教堂里传来。一位貌似牧师的男人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说着什么，好像是在唱歌。他不时地停下声音，挥动带着香炉的杖。白烟就会随着晃动。那声音又回响起来，仿佛要把烟雾淹没。

我以为教堂应该进行说教或讲座之类的事情。虽然我不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但我好像明白了他叫我来参加礼拜的意思。

这是在以仪式的形式来传达教诲。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声音停了下来，人们在前面聚集成一排。

那人似乎是个牧师，从篮子里撕下一块面包，人们一个个把面包放进嘴里，离开队伍回家。

当最后一个人离开时，我和牧师对上了眼。

“你是和志吗？”他问道。

“是的，我来自日本。很高兴见到您。”

“跟我来。”

说着，神父把我带到了教堂旁边的一间办公室。

“你想问什么？”

我顺着他的话坦然地对他问道。

“是的，我听说在萨拉热窝，不同宗教之间是共存的。请问东正教为和平做了什么工作？”

牧师沉默了一会儿。

最终，他望着远方，语重心长地开始说道。

“我们必须从过去的悲惨和痛苦经历中解脱出来。新一代人必须在没有仇恨的环境下成长，从纷争的可怕经验中保护他们”。

然后，便沉默了。

过去的惨痛经历、可怕的经验、以此来表现冲突的吧。在冲突中，也有人骂对方是“恶魔”吧。

用“新一代”这个词，我想他们是在迫切地呼吁大家少提过去，多想未来。不，我觉得他们是无法告诉太多，所以叫我来礼拜。向上帝祈祷。

我感到不应该再问了。

“谢谢您。”

“保重。”

当我走到外面的时候，就像从沉重的空气中解脱出来，豁然开朗。

有些事不便多说。我在杂货店买了面包和牛奶，然后回到了住处。

**天主教会**

9月8日（星期天）。也是这一天，我把闹钟调到了下午两点，但在我意识到之前，闹钟已经停止了。我一定是在睡午觉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把它关掉了。我急忙拿起电话。

“我是和志，约好下午两点半见，不过要晚一点。”

我知道教堂在哪里，前一天就查过了，但直到下午2点35分才匆匆赶到。

开门的修女的表情很僵硬。也许年纪比较大，白发可见。

“对不起，我迟到了。”

“你不能见牧师。我替他听你说。”

“我不能跟牧师说吗？”

“不，因为你迟到了。”

看来很明显，迟到不是原因，所以我决定改变计划，和修女交谈。

“我听说萨拉热窝的人们已经跨越种族和宗教界限得以共存。您能告诉我天主教的和平活动吗?”

修女没有表情僵硬地听着。然后沉默了一会后，开口说道。

“我们都是上帝之子。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

我改变了一下话题。

“听说罗马教皇明年要来萨拉热窝吧。”

修女的视线漂浮在空中，心神不定，有种“心不在焉”的感觉。沉默了一阵后，修女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缓缓地开了口。

“教皇提倡宗教和解，呼吁和平。基督教徒尊重伊斯兰教人，因为他们相信唯一的上帝，并以耶稣为他们的先知。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兄弟。教皇将呼吁和平，而不是复仇”。

最终，修女将目光转向了我。她的表情变得有些平静。也许我可以继续问问题。虽然没有说要爱敌人，但我觉得有希望。我想继续问她这个问题。但在无法言说的情形中，她还是开口了。觉得这已经超出了能说的极限。我不应该再问更多的问题了。

“我希望萨拉热窝的和平继续下去。”

听我这么说，她微微一笑。

“让我们祈祷吧。”

我离开教堂，不由得走在街上。

沿着贯穿城市中心的米尔杰克卡河，我看到了一幢幢公寓楼群，人们在忙碌着自己的生活。再往前走，我们来到了一片毫无遮挡的广阔天地。

据说萨拉热窝城被围困时，狙击手瞄准了来往的人们。

南斯拉夫冲突中还有一段轶事叫《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在萨拉热窝包围战中，被狙击手射杀而死的人中有一对男女。

男性是叫“Bosko”的塞尔维亚人。女性是叫“Admira”的穆斯林人。二人是订婚人。萨拉热窝被以塞尔维亚人为中心的联邦军包围时，他们留在萨拉热窝，不久，塞尔维亚人的“Bosko”被怀疑是间谍。二人试图逃离萨拉热窝投奔塞族地区。

桥的另一边是塞族地区。“Bosko”正准备过桥时，被一名狙击手射杀。他当场被打死。“Admira”跑到“Bosko”身边。然后她也被狙击手射杀。当她弯腰走到“Bosko”身边时，她还在呼吸。最后，她也死在了他的身边。

现在的萨拉热窝是和平的，但一想到自己随时可能被射杀，顿时感到害怕。

但既然来了，我就得继续下去。

于是，我重新振作精神，过了桥，又回到了繁华的大街上。

我了解到东正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徒都陷入了冲突的现实中，有时彼此不和。曾希望萨拉热窝能告诉我许多宗教共存的情况，但这并不多。有哪些话是无法谈论的呢，而且很沉重。

但希望他们说的是和平共处，从而实现实际的合作和未来，哪怕只是一小部分。

“不可言说的东西”这个词让我想起了“Omerta”这个词。

“Omerta”，或“沉默的法则”。这是黑手党世界里的一句话 “如果你说出去，就杀了你”。

在南斯拉夫战争期间,发生了许多暴力和犯罪事件。也许，黑手党或类似黑手党的组织参与了这一切。人们被迫保持沉默,因为他们担心如果说出来会被杀死。

只要社会需要非法的“强制力”，就会“需要”有组织的暴力和黑手党作为“黑暗组织”。但“黑暗组织”即使现在是邪恶的组织，也可以变成黑暗中的“善”组织。它将在黑暗中做善事。

一边想着这些，一边走在街上，眺望街道的样子，这些人似乎都过着普通的生活，不论他们的种族和宗教信仰。

“普通地生活在一起”是共存的现实基础吧。

萨拉热窝体现了这一点。我是这么认为。

在那个汉堡摊买了一个汉堡，又在杂货店买了牛奶后，我回到了住处，并记下了今天的事情。

**公园**

9月9日（星期一）。这是我在萨拉热窝的第四天上午。我如约去了“莉莉”旅游公司，伊达和一个叫瑟琳娜的黑发女孩在一起。她们年龄差不多，但比伊达略高。

“很高兴认识你。”我对她说。

彼此简单的介绍后，首先在瑟琳娜和伊达的带领下，拜访了当地的报社。目的是想了解关于订阅的详细信息。我对该报社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了解到，该报社即使在战争年代也继续出版报纸，没有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

“虽然是在一个不好找的地方，多亏了你们。如果我以后定期订阅，即使我在日本，也能马上知道当地的情况。我会好好研究的。谢谢啊。”

“没事儿，不如喝杯咖啡？我知道上好的土耳其咖啡店”

瑟琳娜按照伊达的建议，走进了不远处的一家小店。我和伊达坐在外面的席位，伊达对我说。

“瑟琳娜是穆斯林人，我是塞尔维亚人。但你知道，民族和宗教的对立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和她关系这么好。”

伊达笑了笑。瑟琳娜回来后不久，服务员端着银色托盘将小杯土耳其咖啡送来。

土耳其咖啡是指用水煮沸，只喝清澈的咖啡。萨拉热窝曾一度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

巴斯卡西亚是萨拉热窝的老城区。一层楼高的红褐色瓦顶的房子和商店并排街道两旁。石板铺成的街道上人声鼎沸。有许多人看起来像游客。这一带没有战争破坏的痕迹。土耳其咖啡的苦、甜、浓的味道与城市的风景相得益彰。

当我们在聊天放松的时候，伊达说道。

“嘿，有想让你看的地方哦。”

我们便离开了咖啡店。走了一会儿，街道上的人越来越少了。处处可见多数建筑都被毁了一半，留下了碎石和地上的弹孔，但不少建筑的边上都有崭新的砖头，许多建筑的玻璃也是崭新的。重建工作正在进行中。

我们最终到了公墓。这里没有墓碑，而是一排排站着的白色石板，都是新的。有点明白为什么会被带到这里，但我一直没有说话。

“嘿，你看。所有的墓牌上都写着1994年。这座公墓就是在这一年建成的。”

无需进一步解释。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年份出生的。都有自己的梦想和未来。但战争迫使他们同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们都想表达战争的不合理性。

墓地里，一位身穿黑衣的老妇人正站在一块墓板前。墓板前是一束鲜花。她静静地看着坟墓。不知道她失去了多么重要的人啊。

当我转眼看墓地外时，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小公园。

这里长着矮矮的草，有的地方还能看见白色的小花。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妈妈在一旁守护着。这是在日本也有的一幕。瑟琳娜和伊达都听见了孩子们的声音。

我们三人看了一会儿孩子们，我终于鼓起勇气说：“有句话叫‘爱你的敌人’”。

一直沉默了大半天的瑟琳娜开始伤心地说道。

“我不能责怪与宗教有关的人们。既然要战斗就有必须扣扳机的时候。如果爱着敌人，同伴就会被杀。我想是为了战斗而使我方正当化，保持沉默。我方在家人快要被杀的时候，也会说我们是正确的，然后扣动扳机。”

现实的让我说不出话来。伊达打破沉默。

“人能和睦相处。没必要互相残杀”

伊达的声音有点沙哑。

我和瑟琳娜也有同感，随后我们就离开了公园。

然后，我们回到“莉莉”，与二人道别后回到了住处。第二天我就要离开萨拉热窝了。

**回程**

9月10日（星期二）。在回程的路上，我们在“莉莉”停了一会儿。我和伊达打了个招呼，伊达露出了若无其事的笑容。

很明显，她对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所以我心想“就这么回事儿”。告别了伊达，坐上了11点20分的巴士。伴随着巴士长久摇晃中，段段续续地休息。穿过高速公路的灯光，终于在早上7点多钟到达了萨格勒布，在青年旅社过夜后，第二天去了机场。

在莫斯科中转后，我在上午9点左右到达成田。不同的空气，是家乡的空气。来，开始写论文吧。

**干涉**

一些银色的卫星漂浮在太空中，被钴蓝色地球的光芒照耀着。事实上，它们有几十颗，覆盖了整个地球，但人类文明无法捕捉到它们的存在。这些卫星正在收集电视、电话和其他人类无线电波信息，并将其发送到某个智慧生命体的母星。

不仅如此，那个智慧生命体以类似无线电的能力对人类文明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但它也收集了关于人类更详细的信息。

现在收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收获”计划。

“这个年轻人真的要带来和平了。违背了我们的“收获”计划。我们还是要消灭他吗？”

几道站立着的类似人类的光晕，在反复注视着椭圆屏上“青年”不同场景的动作。这种智慧生命体在南斯拉夫观看着“青年”的动向。年轻人的动作有些奇怪，让人很难相信这一切都是他自己计划的。怀疑有试图实现和平的势力干涉。因此，他们本来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杀死他，但他们却想通过让他继续来了解整个情况。

他们的算盘是，“青年”回到日本后，南斯拉夫也可以搞定。对他们来说，“青年”曾一度要被用来追求和平，以后在“收获计划”中要被当作一个邪恶的大人物来利用。

不过，他们大多认为，这次计划外的青年活动和联合国的论文申请不能就这样被忽视。

“不行，只是消灭他们，青年就会被封为圣人，和平会进一步发展。那就不好了。从他对过去事迹的记忆来看，还是应该把他打造成恶人后埋葬比较妥当。这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提醒那些试图带来和平的势力，他们的努力是白费的。这是我们的做法。”

“那就用我们的方式‘干涉’吧。”

大局仍然难以捉摸。但是，他们判断最好在现阶段停止违反“收获”的和平活动。

他们改变了对“青年”的干涉。他们就是用给人类带来了文明的“类似电波的力量”。

**干涉(2)**

9月19日（星期四）。我的作文终于完成了。题目是《什么是和平社会？是以共存为快乐的社会》。

我是通过比较现有的和平概念得出这一结论的。现有的和平概念大致可分为内部和平、外部和平、消极和平和积极和平。

内部和平是人的内心和平。外部和平是社会关系的和平。消极的和平是指“没有战争的状态”。

关于积极和平有几种说法。最初，和平学者约翰•加尔通将积极和平定义为“人类社会的融合”（有的文本将其称为“没有暴力”）。积极和平还赋予和平更多的积极内容，因为消和平中“没有战争”的状态是不完整的，因此不同的人对和平有不同的定义。

有的人说人权得到保障，文化艺术丰富，没有饥饿和贫困，有的人说日本应该为了和平而向海外部署。我个人不同意这种说法。根据这四种和平概念（内部和平、外部和平、被动和平、积极和平），经过几种语言的比较和对比，我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和平是“欢乐共存”。

从“保护人权、文化艺术丰富、没有饥饿和贫困的状态”等观点中，派生出“为了和平，日本应该向海外派兵”的意见（我反对）等。基于这种内在、外在、消极、积极的四个和平概念，在对几种语言的和平概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我认为真正的和平是“以共存为快乐的社会”。

因为我认为，它不仅涵盖了内在、外在、消极、积极、四个和平分类，而且对个人或关系都有着“快乐”的积极且丰富的含义，超越了以往不完全的诸多定义，是从根本意义上的终极和平。

剩下的就是设定一个笔名来提交。可以用我的真名。但如果反正都要投稿的话，我打算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我在封面中写了论文的题目，并试着写一个笔名。

那一刻，然后头晕目眩，昏昏欲睡，浮现出一个笔名。

地狱使者，是不是挺不错。

“地狱使者”是电脑游戏《寻龙诀》中一个角色的名字。

这名字是不是挺酷啊？除了这个名字很酷之外，其他事情什么都不去想了。这有点让人兴奋。我在笔名栏里填上“地狱使者”，然后将论文和信函一起放入信封里封上。这是国际邮件，我去邮局称一下重量，然后付邮费。

骑着自行车去邮局，笔名的事情完全超出了我的思考范围。取而代之的是眩晕和睡意再次袭来，使我想起了萨拉热窝的墓地。然后，浮现出这句话。

“只有现在。必须快点。只有我，只有现在才能做到。”

南斯拉夫的和平取得了进展。然而，各民族均被拆散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人为地将各民族重新混合。将各民族重新混合，开创一个先例，和平就会取得进展。只有现在，只有我才能做到。我心潮澎湃，激励我行动的意志。

我需要再去南斯拉夫。然后在和平组织做临时工，再进行复试。我可以以后再参加考试。

我必须再去一次南斯拉夫。然后在和平团体作为临时员工工作，推进再混住。考试还是可以往后拖吧。

再去一次南斯拉夫。

到了邮局，我向联合国寄出了论文。笔名没有更改。

**另一个干涉**

“青年已经落入他们手中。他的精神现在受到他们强大的影响。在我们的影响下，联合国征集的论文的笔名已经变成了‘地狱使者’，似乎已经被纳入‘收获’项目。”

一张轮廓分明白皙的脸，一双蓝色的眼睛。卡其色的军装上闪耀着许多勋章，身高近两米的“长官”皱着眉头。

漆黑的椭圆形宇宙船的操作室（作战执行室）里有许多屏幕，可以监控地球的各个地方。

他们与“收获”那边不同，是干涉地球和平的另一种智慧生命体。

他们推动世界各地的民族、宗教和国家之间的和平。南斯拉夫冲突的《代顿和平协议》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知道，地球上的文明是由另一种智慧生命体带来的，并受到其强大的影响。他们的目标是通过消除冲突来发展人类的福利，而地球上人类之间的冲突是另一种智慧生命体为了发展文明而带来的。

它们避免了与给地球带来文明的智慧生命体的对抗，以“支援”的形式间接地促进了和平，而没有直接到地球。不过，他们已经感觉到，近年来有一场“收获”计划正在进行。

在他们看来，很容易推测其内容。撒上人类种子的智慧生命体大规模“收割”了这种果实。但是，具体如何“大规模收割”还没有掌握。

但是，可以推测出，“青年”被纳入了收获计划，只能利用“青年”来引发战争。“地狱使者”恐怕是所谓“大规模收割”的给人类带来地狱的战争起爆剂。

原本，让“青年”去扑灭位于巴尔干半岛被称为“欧洲火药库”的南斯拉夫，正是这个“和平侧”的智慧生命体。他们期待着“青年”的“诚实坚强的意志”。

“青年” 本应灭火成功，并通过向联合国推广论文，为实现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贡献。但是现在他将被压垮。“收获者” 正试图利用“青年”对南斯拉夫和平的强烈意志。

“和‘收获者’取得联系吗？”

操作室的工作人员看着“长官”的脸。长官直视着蔚蓝的地球。

“不，在这之前，我们先修改一下‘青年’的笔名，看看‘收获者’的动向吧。虽然不能抱太大的期待，但也表明了我们在这件事上的干涉意志。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

他们开始了另一个干涉。

**另一个干涉(2)**

“你给联合国提交的论文，用了什么笔名？”姐姐问道。

“地狱使者。”我回答道。

我觉得有点尴尬。

“什么呀，不要啊，好奇怪啊。”

“是吗，还可以吧？虽然是从《寻龙诀》的角色中取的。已经注册好了”

我把申请受理的回复给她看。

姐姐思索着。

“你可以改是吧？”

“觉得应该可以吧？”

我对它没那么执着。

“那你为什么不起个更积极的名字呢？你有什么想到的？说说看吧。”她说道。

没想到很快便想到。

“‘太阳再次升起’怎么样？虽然不知道内容，但我觉得是海明威的小说的标题。感受到希望一次又一次地升起，这不是很好吗？”

姐姐欣然赞成，好像“地狱使者”以外什么都可以。

“那你现在就写好你的变更申请。我帮你寄过去。”

我照做了。姐姐赶紧去邮寄了。

为什么我觉得它这么酷？不是因为我想成为。

我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

为什么我姐姐坚持要这样做？这并不重要。不过，”太阳再次升起”似乎也是个不错的笔名。

也许是有什么力量干涉了。不过，那是我不知道的事情。

又是宇宙飞船。地面上的“青年”姐姐邮寄完笔名变更申请后，操作室里开始有点嘈杂。

“收获者”开始活动了。他们已经开始让在南斯拉夫受到他们强烈影响的各种人担任重要职务。当“青年”再次访问南斯拉夫时，他们要布置一连串的流血冲突。他们在邮寄完信的同时就开始，这可以解释为对我们拒绝的意思。

指挥官皱了皱眉头。

“让‘牧师’来试着说服青年吧。不仅不抱太大的期待，还有可能将‘牧师’置于危险之中，但这也是不得已的。请执行”

操作室里的空气很沉重。

**忘掉南斯拉夫**

我又要去南斯拉夫了。

我必须去。有些事情只有我才能做到。现在被分裂成不同的种族和宗教群体，但如果我们能像萨拉热窝过去那样，通过重新融合种族和宗教群体来实现和平。

如果是在萨拉热窝从事与和平相关的NGO的临时职员身份的话，应该很容易向南斯拉夫的人们呼吁。就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接到了齐藤老师的电话。在简单的问候之后，他告诉我。

“忘记南斯拉夫。把你的论文提交给联合国就可以了。专心考试吧。”他说。

忘记？我怎么能忘记呢？当初是老师叫我去的呀。

我不想说这么幼稚的话。正因为是总是深思熟虑、温柔守护着我的老师，所以这么说一定有什么原因吧。但我不能放弃。我考虑应该怎么做。

“我会考虑的。”我回答道。

我是打算去的。

“是吗。”

老师的声音变得模糊不清。我意识到他的声音与平时不同。

“老师，你是不是不舒服？”我问道。

“不，我最近觉得头晕……是的，你好好考虑一下。”

“然后”

他继续说：

“你向联合国提交的论文笔名，我听你姐说了。取了响当当的名字啊。”

“那是我姐姐让我改成‘太阳再次升起’”。

“原来是什么？”

“地狱使者”

老师追问。

“你为什么起那个名？”

“我只是觉得有点酷。”

“你想那样吗？写给联合国论文的人是地狱使者吗？”

“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那就再换一个吧。把笔名改成你想成为的名字。”

电话结束后，我还是觉得很别扭，不知道该怎么办。老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我万万没想到老师会在不久后去世。

**争论**

“‘牧师’因为‘急病’去世了。”

操作室的工作人员告诉 “长官”。实际上是被“收获者”杀害的吧。但是，工作人员并没有看到“长官”的动摇。“长官” 的悲痛隐藏在内心深处。

“与‘收获者’进行第一次接触。进入他们的卫星。”

“长官”告诉工作人员。

与“收获者”一直保持着一种不言而喻的互不干涉，知道对方的存在。在地球上，也一直保持着潜规则。不直接干涉对人类的影响。但是，现在有必要打破这个规则。

在操作室的主屏幕上，投射出几台形似人类的光体“收获者”。

另一方面，“和平侧”也将以“长官”为首的操作室的一部分图像发送给了“收获者”。“长官”发话了。

“我们期待地球文明的和平。停止争斗吧”。

对于这句话，光体也发话了。显然是合成的声音。

“我们是通过争斗来培育文明的。为了培育文明，牺牲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有小规模的实战经验，才能成长为可以应对大规模纷争的文明。你们也知道吧。”

“长官”立即反驳。

“实战经验可以用虚拟现实的训练代替。应该避免进一步不必要的牺牲。如果你要阻止一场重大冲突，那么“收获”到底是什么？我们掌握了你们的计划。大量杀戮人类，只回收一部分灵魂。我承认你们至今为止培育了人类的文明。但是从现在开始要通过新技术训练来培育。人类不应该被杀。不仅如此，人类不再是你们的牲口，不再是你们说话的工具。解放人类吧。”

从前，奴隶被称为“说话的工具”。在“收获者”看来，人类不过是多少能享乐的工具罢了。

“我们需要劳动。因此，不能解放”

“让机器人工作就可以了。满足你们的快乐和需要的劳动，都让机器人来做就行了。为此我们会提供技术。”

应该没有必要拘泥于人。

“让机器人工作，留下人类？我们故意创造了不完美的人类。思想、行为受感情、感觉的影响。不，它们是受支配的。是基因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了人格。遗传的种子在很多地方结出了果实。把好的收割出来，把坏的扔进永恒的火中，有什么不好呢？”

“长官”皱起了眉头。“收获”计划果然不出所料。坦率地说，这是对他们正确性的自信表现吧。

“因为有形成人格的遗传和环境，人才能改变。你们不是靠语言这个环境使人类超越了野性的本能吗？”

“正因为会改变才不完美。不仅会变，而且很多人都很脆弱，很弱小。能收获少量优秀即可。为什么要保留坏的人呢？”

初次听了这话，可以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意见。然而，这时价值观的差异就变得不可商量了。

“人是可以改变的。即使是恶，也应该改变他们的基因和环境，或者给他们来生的机会，让他们变得更好。我们也是脆弱的生物。有时候，悲伤和愤怒会使我们的思维变得迟钝。有时我们会犯错误。但作为一个同样流着血的弱小生命体，我爱人类和他们的文明。“收获”会发生什么？不就是仇恨，痛苦，流血，还有残垣断壁吗？你要让世界变为过去的文化遗产吗？”

长官的这番话被“收获者” 冷冷地切断了。

“正是如此。人类和他们的文明再继续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地球已经结束了，只应该把好的东西转移到新的星球上。”

不能就此罢休。

“人类文明还没有结束。只要努力工，它是可以维持的。我们不想让人类及其文明成为废墟”。

“人类文明不是已经到了极限了吗？”

不，不是。

“你们这是有意把它推到极限。”

“收获者”对击中核心的话语，迟迟没有反应。

“……我们要用人类自己的双手来结束人类的文明。”

“我们不会让你们这么做。我们将采取行动。而且，万一你们将局势升级为直接攻击，我们将无法阻止人类文明的消亡。但我们不会就此罢休。你们将受到与人类文明毁灭同等的惩罚。”

“那么，我们也会行报复。真奇怪。留在我们纷争中的不都是你们所说的废墟吗？”

“将青年伪装成恶来杀掉，以及人类文明的灭亡，是不能忽视的暴行。你们通过随机数字制造人类的差异，在环境中操纵他们，并强行将你们不喜欢的人变成恶。你们创造随机数的事实，在我们看来也是恶。作为罪恶而被投入永恒之火的，难道不是你们吗？”

随机数是一系列完全荒谬的数字。

“收获者”在人类的程序中加入了随机数的要素。他们认为，如果人类像简单的机器一样，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对相同的刺激做出反应，那将是无趣的。

作为一个程序，它遵守某些规则，但他们也加入了异想天开和不可预测的要素。这创造了各种有趣的功能，但也导致了超出预期范围的犯罪和行为。

而且，在此之前，收获者们是有意识地编程让人类犯罪。发生犯罪和纷争，用取缔这些的方式来维护和改善社会。总之，他们享受着“混沌与秩序掺杂”的文明发展。

为了自己的快乐，他们在制造邪恶，却又想把它当做忌讳的东西来消灭。他们要对自己创造的东西负责。如果拿人类问罪，那么“收获者”也必须受到惩罚。

“确定要和我们全面对抗吗？”

这是一句可怕的台词。但这是一个关键时刻。

“不，我希望那些被们指定为恶的人能够被改变，而不是被杀或折磨。”

“你认为理想是什么？”

理想，和志已经明示了。

“青年所说的，‘欢乐共存的世界’。我们要阻止青年。”

“那是不可能的。”

“走着瞧吧。”

这是一场赌博。也有反对与“收获者”对抗的意见。但星球上大多数政治领袖都不赞成毁灭人类和他们的文明。这的确是一场危险的赌博。

**耶稣基督的存在意义**

在漆黑的宇宙飞船中心底部设有医疗室（冥想室）。宽敞的房间墙壁上挂着几幅浅色的画，中央地毯上摆放了桌子和椅子。在思考重大事情或需要统一思想时，“长官”就会利用。

“长官”坐在椅子上，两手轻轻交叉放在桌上，闭上了眼睛。然后首先考虑了耶稣基督存在的意义。

“收获者”把信赏必罚、同害复仇作为社会的规则。

善行有善报，对恶行对象则以正义的名义进行审判，仇恨敌人，使其痛苦，有时还进行杀戮。

而耶稣则让饥渴的人吃，让渴的人喝，治病，赦免罪行，传授爱，正确教导“不要杀戮”“要爱敌人”。

耶稣做了善事，但那些憎恨、痛苦、有时还杀戮敌人的“收获者”，为了维持其社会的秩序，没有让宣扬爱的耶稣活着。

“收获者”按照他们的做法，作为杀死耶稣的代价，某种程度上饶恕了耶稣所爱的人类。这被称为“耶稣赎罪”。

然而，“收获者”却没有放弃收获计划。

难道他们要进行启示录的“最后审判”？

他们是发展人类文明的神灵，但他们不是万物的创造者。

把自己作为神是他们的错误的傲慢，人（MAN）裁决人类应该没有真正的正义。

当然，由于“收获者”的信赏必罚、同仇敌忾、惩一戒百等，社会秩序得以维持。他们的“人应根据罪行受到审判，并受到惩罚”也是有道理的。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

但是，刑罚是为了维持秩序、治安的某种程度上不得已的暂时性措施，应该缓和、减少。

他们所说的正义，与强调“爱你的敌人”这句话的共生社会应该是偏离的。

我现在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正义，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收获者”的想法是错误的。

耶稣可能被杀了两次；一次是十字架上，后来又被政治现实所扭曲，被迫沉默。

也许现在是语言复兴的时候了。

“长官”还围绕着“青年”展开了思考。

“青年”去南斯拉夫时，他问所到之处的共存与和平工作是怎样的。这也是通过重申问题来传播和平。“青年”的论文可以提高人类的和平意识，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但如果让“青年”再次去南斯拉夫，这篇论文和他的旅行就会毁于一旦。“青年”所认为的南斯拉夫各民族的重新融合，将导致血腥的对抗。

由于“收获者”的力量，“青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有人试图用言语来劝说他，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南斯拉夫已经在“收获者”的强大影响下。“青年”的人格将被摧毁。引起血腥对抗，导致世界大战的“青年”，将变成”地狱使者”。而论文《快乐共存的社会》，也将被这些人物所编造的谎言所摧毁。

欧盟不稳定的背后，是全球的产能过剩和衰退。换句话说，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生产过剩，商品不好卖。

消费停滞，破产。“收获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将不景气的不满、愤怒转移到不同人种、民族、宗教、国家的对立上。提高人类之间的憎恨，互相责怪对方是恶魔，让人类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到目前为止，“收获者”认为，人类的文明是通过战争而发展起来的。

在资本主义建立后，他们用战争来解决商品过剩、人口过剩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循环造成的经济衰退，同时提高了军事力量和相应的技术能力。但这不仅仅是一场战争。而是一种“收获”。这场战争将挑起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矛盾，穆斯林国家与基督教国家的矛盾，中美日在东亚的矛盾，其他文明将被核持有国的核导弹摧毁。南斯拉夫将成为导火线。

我们现在能采取的对策如下。

将以中国为首的爆炸性的生产力及其过剩的生产力，暂时面向发展饥饿和贫穷国家，使人类社会一下子富裕起来。

同时，调整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平衡。通过先进的教育和技术防止人口爆增等社会混乱。改善产生过多物质的资本主义，使之转换成持续富裕的经济体制。防止欧盟解体，实现东亚和平。建立亚非开发银行以促进发展。让我们阻止青年再次回到南斯拉夫。

很难想象“收获者”会直接攻击地球，并在宇宙历史上公开留下污点。如果他们以“劣势”为理由毁灭人类，那么他们就不能抱怨被其他智慧生命体攻击，因为同样的伤害报复是他们的准则。“收获者”知道我们的破坏力。

另外，因为他们自信不会互相毁灭对方，所以他们会通过人类之间的战争消灭大部分人类，只“收获”优秀的人类。

“收获者”将避免与我们直接对抗。焦点应放在如何停止“收获”上。

现在，为了地球的未来，只有阻止青年。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世界史解法指南**

“收获者”们正在监视着年轻人的动向。他们也在分析其他智慧生命体“阻止青年”的方法。

“他们似乎在利用信号劝阻那个青年。我们要不要关闭他们的信号？”

“不，尝试也没用。我们能做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挑战并自愿放弃。”

这就是他们的结论。

9月23日（星期一）

我觉得自己像是被人指使着什么都不能吃。

如果你吃了，世界就会发生战争。

我吃不下了。

但也不是完全禁止。

这个可以吃吗？

视野里好像出现了很多蓝色的东西。

如果视野中蓝色多，则认为是好的，反之，如果红色居多，则不允许。

我吃得少了，精神也变弱了。

我可以出去吗？

这条路要不要右转？

我视线的蓝与红决定了它。有时我也不知道。

不要正视事物。如果你看着他们，就会发生战争。那种想法也束缚了我的内心。

我不能再好好看了。

一旦神经衰弱，“青年”失去了一定的力量，“另一种干涉”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过了5天，当完全虚弱的和志外出回到自己的房间时，房间里笼罩着一层人类看不见的苍白力量屏障。

屏障不是“收获者”造成的。

“收获者” 察觉到“另一种干涉”的另一个目的。

“他们不是劝阻这个青年去南斯拉夫，他们是让他自杀。”

“他们要杀那个青年？”

“设置屏障使我们的干涉在一定时间内无效，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目的？”

“但是，青年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存在。”

“他们既然无法阻止青年的行动，就打算让他洁身自好地自杀，成为圣人，宣扬其论文。”

“不能阻止它吗？”

“……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看着书架上《世界史解法指南》的书名，感觉格外浓重。

这将是世界摆脱战争、自己摆脱这种状态的指南清单。

憔悴的头脑，真的是这样吗？我犹豫不定。

好像英语广播里也说“割吧”。

割了就会解放。我把裁纸刀放在左腕上，果断地划开。

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我想停止，但依然听到。

“再切”“这还不够”。

我不想让房间变得脏兮兮的，所以我把毛巾被垫在左腕下，让血渗透。伤口不是很深。不会弄脏到床上。

需要清理干净，否则家人看到会担心。随便收拾一下吧。再切吧。再切就能停止世界的战争。自己就会得到解脱。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反复着。这样世界、自己才会得到解脱……。

**永恒的幸福**

我的意识很清楚，左腕竟然没有什么疼痛感。

左腕上缠着的浴巾，染上血变得很重。

“快乐共存的社会” Joyous Coexistence是哪里错了吗？不，也许没有错。但也许共生是从意识到同为人类开始的，在种族和宗教差异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如果我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或种族，我们很可能会把自己看成是不同的。

但是，有意识地作为同样的人彼此相互尊重，自然地开始交流，混住也会不断推进。J.C缺少一些东西。缺少了一些东西。光说快乐还不够。人们应该更加幸福，是的，缺少了幸福。幸福也是一个模糊的词，但我觉得它是包含快乐的更丰富的语言。幸福不仅是生理上的愉悦和快乐，更是一种超越生死的满足状态。如果有统帅全世界的终极意愿，我觉得就是让全世界永远幸福。虽然很难，但很美好。Ｅ・Ｈ、 永远幸福（Forever. Eternal Happiness Forever）

想到这里，我一边袒护着左腕缓缓地站起来，开始在报告纸上写着。奇怪的是，我写的很顺。

爱你的敌人。从快乐共存（Joyous Coexistence）到永远幸福（Forever. Eternal Happiness Forever）。

世界是广阔无限的，时间是永恒的。在这个现实中，我们让世界更接近永恒的幸福（Eternal Happiness），终极的和平。让我们向宇宙表明，地球是其典范。

我发现了这句话。

如果有人怀疑，希望研究一下。

如果它是正确的，就需要有人或某某来实现它。

直到永远。

我又犯困了。想要休息一会儿了。我仰身躺在床上。

不知道为什么，天花板上圆形凹陷插座里的橙色灯泡感觉是蓝色的。

也许我就会这样死去。这种隐隐的痛苦也许是我让许多人伤心的报应。

自己的人生是怎样的呢。感觉是很无聊的人生啊。

想到这里，我的意识渐渐模糊，消失了。

**和解**

漆黑的宇宙飞船。操作室的一个屏幕捕捉到了“青年”的身影。那时，从“收获者”传来的通信影像，显示在主屏幕上。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瞬间。

“长官”屏住了呼吸。不过这个时机。“长官”有点乐观了。结果出乎他的意料。

“这个青年应该活着，我们应该珍惜不惜杀害青年也要守护的人类和他们的文明。与你们直接对抗不是我们想要的。最重要的是永远的幸福，Eternal Happiness.E・H，是不是很有意思？快乐共存的社会，快乐共存（Joyous Coexistence）中的J・C，和耶稣基督的缩写相同。”

“我们对创造我们的神也不太了解，但如果有一个神的意志支配着整个宇宙，那可能是他想让整个宇宙更接近永恒的幸福。让你们和我们一起，让地球成为永远幸福E・H的起源地吧。无论争夺宇宙的绿洲——地球的斗争还将继续，但要将我们已经确立了霸权的地球，在永远幸福的范围内进行开放。每个星球都有收容能力，在此范围内，任何外来的攻击都会被击退和防御。那些攻击我们的生命也不会被摧毁，而是会共存。我们会将他们带入永恒的幸福。不管说是干涉，我们都会干涉。这既是防御，也是扩张。阻止收获。基因工程和我们的医学将使人类永生。我们将拯救所有的灵魂，以弥补我们的罪过，因为我们的罪过造成了许多灵魂的毁灭。联合国的改革是我们的下一个信息。化解障碍，我们将拯救青年。走着瞧吧”。

随着合成音频的停止，“收获者”发出了“青年”姐姐坐在咖啡馆里的影像。那画面消失后，不久屏幕上那几道类似人形的光晕也渐渐淡化成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消失。

一直紧盯着的“长官”握紧了拳头，咧嘴一笑。

“化解屏障。他们已经控制住了血流，青年号会及时获救。我赌赢了。”

**真正的正义**

“长官”回想起“收获者”的话。

确实，“青年”的永恒幸福，很有趣。难道说要把超越生死的永远的幸福扩展到全宇宙吗？

决定与我们直接对抗将付出不必要的代价，这可能是他们停止“收获”的主要原因，但《永恒的幸福》也可能激发了他们对知识的好奇心和创造意愿的理由吧。

我们将谋求众生的永恒幸福作为真正的正义。让我们将此作为我们永远追求的最终理想。

到目前为止，人类的命运一直被随机数字、基因和环境所操纵，一部分是善，一部分是恶。这是造物本身要负责的事情。

我们要让那些被判为恶人的人，不只是受罪受罚的痛苦和毁灭，而是能够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要发展地球，消除人类堕落为恶本身。

我们还将改造“罪人”、“恶人”。我们将永远这样做。

对于“收获者”来说，人类是“说话的工具”，但也可以说是“艺术作”。 今后，希望他们在改造过程中积极运用美。

之前对什么是真正的正义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但现在更明确了。他们愿意合作停止收获，真的让人很欣慰。我不知道“收获者”们是为何改变想法，认清了在耶稣基督的“爱你的敌人”下，正义的复仇是错误的。但他们说：“要珍惜人类和他们的文明”。

据说改革联合国是他们的下一个信息。在联合国内也有许多他们的代理人。等那些代理人们提出建议后，我们在与“收获者”，不，与他们进行下一轮直接接触。

但是，“青年”的想法，还是不属于他们，也不属于我们。难道还有其他的“什么”干涉？ 在地球的东方，有一种“无色无形，想拯救一切的力量”的信仰。也许是类似那样的东西。

“长官”离开了操作室。

“累了。我去洗澡。副官，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操作室的工作人员微笑着目送着他的背影。

**第二部分：清醒**

**住院治疗**

9月29日（星期天）。醒来后发现我在一个与往常不同的地方，医院的病床上。我马上就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我的左腕被紧紧地缠着绷带。

“你醒过来了吗？你还好吗？”

“是啊，嗯。”

“我突然觉得有点头晕，脑海里浮现出”我得回家了“这句话。然后我就回到家发现你受伤。”

她似乎想责怪我，但她害怕受伤的人会再伤害自己，所以一直犹豫不定地说道。

“我看到你的笔记，对不起，我没察觉到你有这么痛苦的想法。不过你写的是《永恒幸福与快乐共存》，那是以共同“生存”为快乐的社会吧？如果你要“生存”，就一定要好好活着。你要照顾好自己。”

原来我在失去意识前，在报告纸上写的是关于《永恒幸福》的笔记，被误解为是遗书。

“我不是想要死的。”我解释道。

她给了我一个不同意的眼神，但她还是怕我伤害自己。

“爸妈好像很自责，在身边也没有发现。”

我顿时说不出话来。想起了很多事情，眼泪夺眶而出。

姐姐见状，又误会我是想过自杀。

“我要回家了。”

姐姐觉得我只能交给主治医生和药物治疗，离开了房间。

奇怪的是，我在病房里并不觉得孤单。

下午，我被送到精神病院，医生给我介绍了情况。

医生明确告诉我，对于自残行为中想死是病态的问题，需要住院治疗一年左右。

他说：“父母很为你担心。”

**隔离监禁**

窗户玻璃够不到的距离有一个铁栅栏。

天花板很高，即使跳跃也够不到。凹陷的孔里有个灯泡。明明是白天却几乎没有阳光照到房间。不，这能叫房间吗？6张榻榻米左右的空间，一角微微凸起，上面还有一张灰色的垫子。可以当作床。房间的角落里有一个没有隐蔽的日式厕所。

附近的日本红十字会医院已经满员，作为候补被送进的医院中，开放的病房也已满员，只剩称为独房的小空间。

我想我是落入了“将麻烦的人关到精神病院里”的模式。我抗拒进入房间，虽然我觉得自己明明不是精神病患者，但有几个身材壮实的男护士催促我进去，我放弃了无为的抵抗。坚固的门从外面锁上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的男护士给我送来了十粒左右的药丸。有红色、黄色等五颜六色的东西混在一起。难道我就这样被下药吗？我装作喝的样子，把药丸藏在舌头下面，只喝掉了水。

等护士走后，脚步声远去，我从嘴里掏出药片，扔进了马桶里。我还能抵抗多久？是不是没救了？

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了另一个护士的脸，他的脸上带着淡淡的愤怒。

粗壮的护士指着牢房天花板的一角说：“如果不好好吃药就会有麻烦。”，那里安装了一个小型摄像头。

从此，每当我吃药的时候，也会检查我的口腔。至于食物，总是送到我的房间。起初，我不碰这些食物，因为我觉得如果吃了，就会发生战争。

有一天，我和医生见面，他问：“你为什么不吃饭？”。我感觉到他脸上有一种严厉的、指责的表情。

必须要说，但说了又得不到理解，不能让他们参与进来，我的脑海里划过这样的念头。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想只要在能说的范围内说就行了。

“我觉得吃东西是有某种意义的”。

“什么意义？”

“我觉得吃东西还有别的意义，比如我吃了这个食物，就会有人受伤，或者我吃了别的食物，别人就会受伤。”我补充道。

医生没有再问。

好像说：“你尽量吃点。”，我没记清。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会跟护士进行吃吧，不行吃的对话，但最后不知不觉还是吃了。

那是一个星期二，一个医生巡视时问我。

“你吃得好吗？”

这么说来，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能吃了。我感受到了自己不曾认识的医生的力量。

从那时起，我决定相信那个医生，畠山医生。

医生诊室。目光锐利的短发男子访问了畠山医生。

那人对畠山医生说：“我是鬼冢。”然后把名片递给他。名片上的头衔是“XX警察医院精神科医生”。

“自伤他害是警察的管辖事项。我想和他见面。”

两个人都坐在椅子上对视着。旁边的女护士离开座位后，再次面对面。

“我要按要求重审此案。”

“明白了。做好准备”

“他只是伤害了自己，但他将来可能会对其他人造成危险。我们需要决定是把他送出医院，还是把他留在那里。”

虽然只是表面上的台词，但这足以成为提出会面的理由。

“我觉得他精神还不稳定，无法忍受会面。把他的记忆图像化来进行分析判断怎么样？”

“医院配备了最先进的设备，可以监测刻在大脑中的人类记忆图像。你可以用它来做判断。最长的监测时间大概是每天两个小时。你愿意在我每周三或周四的休诊日来吗？”

“好的。”

鬼冢医生离开了座位。他曾是“收获者”的代理人。收获者和警察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他们依靠本应保护日本治安的一部分警察，并试图利用他们的地位和权力来调查和志。

畠山医生的表情很温和。从“热血”中接收和志的情报，赞同保护和志。

原收获者有着“人之所记，言之所及，必自裁之”的规则。

原收获者有时会强行给人类罪责，但其结果却留下了对人类犯罪的记忆。另外，如果对别人的重罪要求死刑的人，自己犯了更轻或类似的罪，有时会杀了这样的人。

一般不会直接下手。他们让这样的人生病，遭遇车祸，或者惹上麻烦，导致死亡。据说，进行过这样的判决和惩罚的收获者阻止了对人们的杀戮，并协助他们重新做人。

首先，原收获者重新评估和志目前的过错，想与畠山医生一起寻找改造之路。

原收获者让和志以“地狱使者” 这一笔名，是由于原收获者的“和志的记忆”。所以，就算是改造，原收获者也不会那么轻易地减轻和志的罪与罚吧。

但是，热血有胜算。因为和志有和平的记忆和语言。

**第一天**

**猫和狗**

和志被带到了一个叫做“处理室”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护士和他在一起，但是在原收获者和热血的精神控制下，应该不会再记得今后的事情了。在MRI这样大规模的装置下，躺在床上的身体移动之前，点滴的麻醉药使和志失去了意识。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微弱激光一样的发光装置刺激大脑的记忆区域，另一种是用耳机发出的语言作为关键词唤起记忆。

鬼冢医生朝着麦克风说出了“白猫”“小学5年级”“香料”这样的话。

原本空无一物的显示器，很快就开始显示出和志脑中的影像，这些影像是通过关键词来回忆的。通过提供的扬声器，可以清晰地听到和志从内心发出的声音。

在我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一只白猫。当时的我非常喜欢猫。我懂得和猫交朋友，即使不认识它们，也会走近它们，抚摸它们。

那天，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只白猫。我迅速走近它，抚摸着白猫。最后，我想出了一个主意，给它喂牛奶。我带着猫去了另一个朋友家，在给猫喝牛奶的时候，我的调皮心理占据了上风。如果在牛奶中加入胡椒粉、辣根或辣椒粉，猫会怎么样呢？

猫不喝，那时产生了更大的恶作心理。我抓住猫的后脑勺，强迫它喝牛奶。会发生什么呢？猫开始打喷嚏。安静的猫没有反抗，打着喷嚏离开了我朋友家。我只是觉得有趣，一直笑着。

鬼冢医生看着监视器上当时的情况，说道。

“这只猫是一只无辜的猫。因为和志的恶作剧它不能吃饭，虚弱而死。”

“那和他在一起的那个朋友呢？”

“让他出家了。我们通过意念使他离开世俗世界。换句话说，让他进入了佛门。这就是我们宽恕那个朋友的方式。”

“所以，你用意念控制了他，让他成为‘地狱使者’，通过这次事件引发大部分人类的毁灭？”

“是的，人类应该由他们的行为来受到惩罚”

“不，我想不是。这还不是全部。收获计划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它一定是在和志出生后不久就影响到了他。我们已经详细研究了收获计划。”

“……”

“在东西方冷战最激烈的时候，日本政府站在美国一边，当然，日本国内也有人站在共产主义一边。和志的父亲美智雄就是一名共产党员。1978年和志出生时，希望他能成为和平的领袖。”

另一方面，美智雄因为沉迷于日本共产党，所以被日本警察、背后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盯上。

“当时的日本共产党与苏联有联系，他们的目标是世界的共产主义化。他们与推行资本主义的美国对立。而你们是想用意念控制美国，然后执行收获计划。”

畠山医生用安静而清晰的语调对鬼冢医生说。

“日本共产党和俄国人试图把共产党员美智雄的儿子“和志”变成“和平使者”。当你们察觉到这一点时，就把和志完全变成了与和平完全相反的存在，以示抵抗。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是那样吧。”

“我想让你先听听这个音频。”

“我希望孩子能成为一个为和平而活的人。所以怎么样？和志，立志和平，我们给他取名叫‘和志’吧？”

“这是个好名字。就这么办吧。”

“那是什么音频？我在显示器上什么也没看到。”

“这是和志父母的声音。和志在母亲腹中时父母的对话作为无意识的记忆清晰地保留着。”

畠山医生继续说道：“你再听听下面这个音频。”

“‘地狱使者’很好。觉得很酷不是吗？”

这是考虑向联合国提交论文笔名时和志的心声。

“这个声音是证据吗？这不是和志的心声吗？”

“我们已经分析了和志的大脑，当这个声音产生的时候。监视器上显示的情况。当时，寻龙诀角色'地狱使着'的名字是受到外界影响而反复刺激的。也就是说，它正在被反复的回忆。同时，刺激快乐物质多巴胺分泌的A10神经也受到外界影响而被激活。同时，前额叶皮层，即判断区的活动，也会受到外界影响而停滞。”

“而且”

从“热血”中获得情报的精神科医生，畠山医生明确地说。

“而且，‘外部影响’与你们‘收获者’意念波的频率一致。”

“你们是为了破坏不利于‘收获’的和平象征，而创造出与和平完全相反的存在吧。”

畠山医生又展示了一些图像。是一只被雨淋过的小猫，因为和志在幼儿园时想要一只流浪小猫，想把它圈在空地上养，所以被雨淋小猫衰弱死去的消极影像。

另一方面，小学六年级时，给受伤的黑猫正常喂奶的镜头，和志初中时，和朋友的狗在操场上奔跑的镜头。

高中时，他在瓢泼大雨中发现了一只走失的狗，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试图对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给它喂食，然后迅速离开，以免它对他产生感情。最后，还有一段视频，是和志在雨中发现的小猫“Nemishe”并一时保护的影像等，体现出积极的一面。

“和志不只是坏的一面。虽然喜欢恶作剧，但只是爱的方式太幼稚了。今后应该可以不断成长。”

“是的，他可能也有点累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第二天**

和志已经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意识已经被麻醉消失了。畠山医生说：“进来吧。”并催促鬼冢医生坐在监视器前的椅子上。

畠山医生对着话筒喊道：“真子小姐。”本来应该是无意识的和志的表情似乎有些挣扎。

我想是在五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她有点弱智。好像她经常连续几天穿同一件衣服。现在想来，这大概是家里有什么事吧。我经常嘲笑那个女孩，说她不干净。对她来说，这就是欺凌。

我取笑她的画，叫她“真子菌”当作细菌来对待。

有一天，她哭着对我说：“你为什么欺负我？”

我有点不知所措。我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回答的呢？我好像没有为此道歉。不知道为什么让她伤心会很开心。也许是喜欢看到他哭。

有一天早上，她没有来上学。班主任告诉我们，她死于一场车祸。

她被卡车撞了可能是真的，但现在看来，可能是自杀。班主任可能是考虑到学生们的心情，所以没有告诉我们真相。

全班同学都去真子家慰问。

我想真子的母亲应该说过“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们”这样的话。

看着监视器的鬼冢医生眼中闪过一丝冷意。

“包括这件事在内，我把他当成了地狱使者。白猫和真子都没有任何过错。是纯洁的存在。他是把别人的痛苦当作快乐的少年。”

嘴角有点扭曲，仿佛在说：“我们是对的。”

“你是说他没有同情心？”

“当然，”

“那就让我们回到和志小学二年级的记忆中去吧。”

当地的儿童中心。经常和母亲外出，妈妈买东西的时候，就在儿童中心看书。在那里有一部叫做《赤脚阿源》的漫画。讲述了1945年8月广岛被原子弹轰炸前后，少年阿源在广岛的艰苦生活。

它描述了战争的悲惨，原子弹的恐怖，当时日本警察和军方如何镇压反战运动，以及美国把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数据作为人体实验的结果收集起来的事情。

“这《赤脚阿源》的记忆是怎么回事？”

“大约在这个时候，和志的同情心受到了损伤。负责同情的大脑部位活动受到外界影响而严重减弱。”

“你想说什么？”

“外界的影响当然是你们的意念控制波。你们担心和志会成为反战、和平的领袖，将遭受全世界谴责的原子弹爆炸的愤怒，指向日本的前特警、前军方和美国。因此，你试图让和志不近人情，让他少了一个领导者的向心力。结果使他不了解弱者的痛苦和感受，才导致了欺凌吧。”

“是又那样？”

“正如我们的领导告诉你们的，你们故意让人类变得不完美。而且，为了使人格具有多样性和变化，你们把随机数（一连串完全不规则的数字顺序）的元素加入成长和判断中。一个人变成什么样子，是好是坏，或者是做什么事情，都是由学习的、固定的因素和随机的、不确定的、不可预知的因素组成的。这种不完美、不确定的创造，不正是人类犯错的问题和责任所在吗？”

“和志的罪过不止这些。恃强凌弱，辱骂女性，傲慢无礼，打架斗殴等等。”

收获者在显示器上放映了其中的片段。

畠山医生默默地看着。

“就像和志裁决别人一样，和志也应该被裁决是吧。”

“是的，对和志的裁决是以和志自己裁决别人的标准来进行的。改过自新往往伴随着惩罚。对此还是下次再说吧。”

畠山医生感到些许不安，但仍有胜算。

**第三天**

那天鬼冢医生拿起了话筒。

“1995年5月”，“日记”，“人还是社会？”

从这三个关键词开始，搜索和志的大脑。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记忆区域，收获者有可能深深地参与了这个记忆的形成，但畠山医生沉默了。

记忆中和志写的日记被分析出来，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在屏幕上。

“……人会受到社会的影响。但人们有选择的能力。作出选择的是个人，并会产生个人的责任。将自己的行为归咎于社会是错误的……”。

这是在高中伦理课上听了“责任是人还是社会”这门课之后，当时和志的见解。

“自己的话会裁决自己。他说“自己采取行动的责任不在于社会而是在于自己”。猫、真子、其他各种各样的责任都应该由和志来承担。”

和志最初应该是作为罪犯被抹杀的。但是，原收获者废除了对所有人的死刑，免除了和志的死刑。不过，原收获者打算施加重罪和惩罚，哪怕是判处和志改过自新。

“那这段记忆呢？”

畠山医生将“2016”、“复仇”、“复仇者”三个关键词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2016年，不是未来的日期吗。你在说什么？”

“你们计划在2016年上演复仇剧吧。”

“……”

2016年，计划发生某个事件。其目的是将复仇心深深地渗透到人类身上。

“即便如此，那与和志有什么关系？和志的话会对和志做出裁决。他不可能对发生在未来的事件说什么。”

“如果把这件事作为过去的事件，嵌入到和志的记忆中呢？”

“……”

“用当时和志的话，对和志做出裁决？”

“好吧。和志还是会说，责任在于个人吧。我知道了。那下周做决定吧。”

**第四天**

畠山医生将一份打字工整的报告用纸递给了鬼冢医生。

给正义复仇者的信

首先，我想说的是，如果有“正义的复仇者”为了实现正义，伤害了被定为恶的存在，那么他们就很难说是正义。

显然，这与“不要杀人”和“爱你的敌人”是相悖的。

这违背了真正的基督教正义。

我同意“同仇敌忾”、“惩一戒百”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方法。

我也相信，憎恨恶，追求正义，给社会带来了秩序。

然而，责罚邪恶，无非是折磨、悲痛，有时还要杀死那些被认定为邪恶的人。  
  
出生本身就没有恶。人会变成什么样，就像一个随机的数字，完全出于造物主的随心所欲。

如果说有责任，那就是造物本身。创造者应该谦虚地承认，他的创造物的不完美，并改造世界，使他所创造的每一个邪恶的人都能变成善良的人。  
  
刑罚和惩罚是维持秩序的临时性、强制性措施，本身并不是真正的正义。我相信，人们在觉得自己有理的时候，喜欢折磨和杀死那些被他们指定为恶的人。也许他们看了太多的英雄电影。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如果有人报了仇，为什么不利用他们强大的力量来保护和培养每一个人，而不是用来报仇呢？

恶也会变成善。  
  
如果有真正的正义，那就是“所有人的永恒幸福”，包括那些被认定为恶的人。

无论对什么样的人，不管有什么理由，造成不幸是违背真正的正义的。

它要求我们不伤害自己或他人。

为此，也需要爱敌人这种伟大的爱吧。

如果某个人或组织自称比其他人或组织更优秀，就应该在'爱'上有所表现。

这适用于任何民族、宗教、种族或国家。

如果我们真的比别人优秀，那么我们就应该实现连敌人都爱的伟大的爱。  
  
如果有“正义的复仇者”  
把自己变成“爱的教育者”并执行。  
也许我做不到，但我想你们（如果存在的话）可以做到。

“这是……”

“是和志写的。你想通过屏幕看看他写的记忆吗？”

“不，不用了。但是……”

“是你们干涉的吧？”

畠山医生微微一笑。

“你有什么证据？”

鬼冢医生苦笑。

“和志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是的。”

“那么和志就保持和志的状态，用语言来表达。另外，再加上自我介绍。”

畠山医生对这句话嗤之以鼻。鬼冢医生仿佛并不在意似的继续说道。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可以在他的房间里放些花。”

畠山医生本来还有动摇，但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回答道。

“是的，我明白。”

在离开房间之前，鬼冢医生再次看了看躺在床上的和志。他的目光中已经没有任何敌意。

虽然只是短暂的交流，但这些都是了解了和志从出生到现在的成长过程后，首先肯定的基础上达成的共识。同时，也是同意清除在和志身上埋下的两颗地雷的共识。并且，在收获者的好意下，还建议清除第三个秘密地雷。

和志的反战与和平意识，主要是8岁起受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赤脚阿源》、《红旗新闻》和《朝日新闻》等影响而形成。

在这种反战与和平意识的另一面，和志从五六岁开始，形成了战斗和消灭邪恶的意识。

这种战斗和消灭邪恶的意识，受到奥特曼、战队系列、机器人动漫、北斗神拳等的强烈影响。

换句话说，和志一方面希望和平，另一方面也有为了消灭恶而攻击的矛盾意识。

他从17岁开始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追求真实的爱、无偿的爱，但另一方面，从小就严重缺乏对所有人的同情心、尊重、体贴的致命的矛盾。这种缺乏表现在各种态度和行为上。比如，他喜欢恶作剧，说女人坏话，欺负弱者。

尽管如此，“热血”还是赌上了和志对和平的强烈意志。

与此相反，收获者试图将和志的矛盾意识作为地雷。换句话说，他们一度忽视追求和平，后来就想毁名灭实，即把它当作“地狱使者”来利用。

和志的矛盾意识是从小到大形成的，从根本上没有改变。

即使改变了，也很容易被外界影响（意念）而打破。因此，约定让和志通过语言向往和平，而不是让他在冲突和麻烦的领域里活动。这是消除第一颗地雷。

另一颗地雷是诱使和志逃跑的导火索，这种“收获”可能也是从日美军事冲突开始的。

“热血”也在考虑让和志逃到美国。

他们通过美国与日本国家警察厅、防卫厅（现为防卫省）取得联系，和志对过去的悔恨和对和平的追求，得到他们肯定的理解，并要求在日本国内协助和志的引导。

然而，“收获者”在精神上控制了日本的反美势力，也就是那些憎恨和志消极一面的人们，在和志的家乡制造了令人发指的事情，并将其作为和志的所作所为加以掩盖。这是第二颗地雷。

如果和志逃到美国，就会公开，人们指责美国是“保护恶魔的大恶魔”。日本的反美势力对北朝鲜进行精神控制，逼迫他们对美国进行核弹攻击。当美国用核武器还击时，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发动导弹攻击。正如收获者的精神控制目的，“收获”变成了一场人类相互毁灭、大部分人类死亡的全面战争。

原本在日本的反美势力通过“收获者”的思想控制将美国视为恶魔。他们对美国怀恨在心，因为美国曾对东京进行空袭，并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因此，即使不能消灭美国，也强烈希望能给予核攻击。为了避免人类之间毁灭性的争斗，“热血”尝试了以下理论来说服他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操纵美国一部分的是外星人“收获者”。和现在不一样。而且，如果向美国投掷原子弹，死的只是人类，不会到达遥远的“收获者”的母星。美国用核弹来应对核武器。死的都是人类。美国要想亡羊补牢，就必须努力成为和平的领导者。”

在和志割腕之前，“热血”曾试图通过信号将他引导到一个美军基地，从那里乘坐军用飞机逃往美国。

“可以出去吗？”

“这条路应该往右拐吗？”

在产生这样的迷惑的同时，给予这个指示的信号，“热血”成功地将和志引导到东京站中央线的站台。就快到美军横田基地了。但随后，“收获者” 开始谋划公布“意想不到的事情”。 因此，察觉到“收获者”第二颗地雷的“热血”放弃了将和志移送美国。让和志走向割腕。结果，和志留在了日本，第二颗地雷没有爆炸。让大家无需责备任何人而是领悟到，造成这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的不是和志。第二颗地雷的消除。

而且，畠山医生不知为何忘了设有秘密地雷的“自我介绍”一词。

在高中最初介绍自己的时候，和志告诉大家自己的兴趣是“从过家家到杀人什么都可以”，这已经从“热血”那里得知。

和志在学习杂志上读到了“说些有趣的话就能成为受欢迎的人”这样的建议，以此为契机，之后就是收获方面擅长的精神控制。原本，读那本学习杂志本身就是由精神控制的结果。

那招擅长的精神控制，与和志使用化名“地狱使者”的方法相似。当时，和志以为他只是在说一些有趣的事情，但这是第三颗秘密地雷。

换句话说，就是要把第二颗地雷“意想不到的事情”嫁祸给和志，这是一个阴谋。原收获者从很久以前就开始预测和计划这样的情况。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鬼冢医生说的“再加上自我介绍。”这句话。暗示了和志作为“立志和平的人”今后也要继续生存下去，向世界做出某种解释。这是一个很难的课题，畠山医生将它作为自己的课题铭记在心。

另外，鬼冢医生最后一句话是“可以放些花”，正如英国人权团体“大赦国际”的宣传活动“不要地雷，请给我花”所说的那样，也给予和志 “花”即“大赦”的意思。原收获者从心底里饶恕了和志。

几天后，和志被转到了开放式病房，有六张床位，是个明亮宽敞开放的病房。

经过几个月的药物使头脑昏昏沉沉，随着药物逐渐减少，也能开始运动了。

**光之电台**

一天晚上，我突然醒了。病房里亮着昏暗的灯光，房间里其他五人似乎都睡着了。晚上9点，病房里的灯已经熄灭了。我看了看表，发现已经是凌晨2点左右了。

这将是一个无聊的午夜，我看了看床边的储物台，看到了姐姐前几天来看我时留给我的便携式收音机。我想起来了，今天是星期二。我调开收音机，心想也许就是这个时间段，我期待着能听到“光之电台”的声音。

“光之电台”是由“森田光”主持的广播节目。

正因为森田先生投身于落语的世界，他的故事通俗易懂，趣味十足。向电台投稿的所谓“专业投稿人”，也毫不逊色地提供了非常有趣的故事。

就像他后来说的，“我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变成了笑料”。

森田先生乐观而有趣地捕捉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情。对于人类来说，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都是一样的现实，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却因人而异，取决于我们看到的是快乐的部分还是悲伤的部分。

多亏了森田先生，我开始感受到世界的光明、快乐。对我来说，他的广播节目是照亮自己日常黑暗的光芒。

高中毕业后，直到上补习学校，我还在听那个广播节目。

在该节目中，正在播出森田先生制作的“实际不存在的虚构偶像：芳贺Yuyi”节目。电台的听众和森田先生随意地虚构出，发型是马尾辫、拿手料理是俄式馅饼等一个接一个的形象。

有一次，发表了题目叫“芳贺Yuyi的写真集发售纪念签名会”的策划。举办实际不存在的虚构偶像的写真集和签名会，这个想法让我很感兴趣，于是我从前一天晚上就在举办会场的神田书店排起了队。

买了写真集的人，有机会从事先准备好的词组中选择自己喜欢的词，并由实际不存在的虚构偶像签名。“芳贺Yuyi”由三个人并排坐着，都戴着墨镜。

森田先生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叫他们给你写'烤肉套餐'呢? ”但我选择了“再会”，可能是因为我想再次参加这样的聚会，也可能是因为曾经有人对我说过的“某句话”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果我当时执着于参加幽默节目，我一定会选择“烤肉套餐”。如果，当时对我说“某句话”的人，误解我“迷恋虚构的偶像”，一定会很伤心。

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圣域的东西。我想，“某句话”应该是悄悄地“藏在心里，暖在心里”，连一根手指头都不能碰。我当时做不到，包括这次活动。

前来采访签名会的报社记者问我“没能见到Yuyi感到失落吗？”。我坦率地回答。

“大家聚集在这里并不是因为憧憬虚构偶像。而是因为我们的广播节目策划很有趣才来的。森田先生说如果媒体像‘追逐虚构偶像的年轻人们’那样大肆渲染，我们（森田先生和电台听众）就会赢。如果你听以往的广播，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

“光之电台”正在播放中，森田先生那洪亮有力的声音，通过耳机在我的脑海中回荡。“光之电台”又将成为我生命中的一盏明灯。想到这里，我开始觉得自己最近开始经常笑了。

几个月后，在总共住了10个月左右的医院后，我顺利完成了无聊的住院生活。

**尾声**

1997年7月。电视机播放与昨晚相同的新闻。

“去年12月，在联合国以《什么是和平的未来》为主题的公开集论文中，选择《可持续社会》作为最佳论文，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讨论。昨天，开始制定2000年的千年发展目标，预定15年为期限进行重新评估。除此之外，联合国还向各机关……”

姐姐出于对我的关心，关了电视。

“论文已经落榜了。但下次要加油哦。”

“嗯，总之先应考吧。考上以后，会开始新的事情”

“进入大学，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现在是一个准备期”

我把妈妈做的盒饭装入已经塞满了参考书和习题集的背包里。

“那我走了。”

我踩了踏板。

“没事吧？论文落榜了”

姐姐和妈妈很在意地来到了门口。这时的我们错过了幸福新闻的后续。

“……联合国正在考虑在各机构建立联合国永恒幸福中心（United Nations Center for Eternal Happiness）。同时，俄罗斯也宣布正在考虑成立幸福部（Ministry of Happiness）。下一个新闻……”

我朝着图书馆出了市政府大道，飞驰在散步道。强烈的阳光被浓绿的林荫树遮挡，凉爽的空气包裹着我的身体。

停下自行车，我打开了春子寄给我的包裹。几天前就到了，但不知为什么我直到今天才打开。

里面是一盘用纸巾包着的崭新录音带，一支印有我想去的学校标志的自动铅笔和一封信。

信的开头说：“恭喜你出院”。住院和出院的事，在朋友中只对大川提过。我想，这意味着大川→横山→春子。大川，偶尔也会做点好事。信的内容很短，如下。

“恭喜你出院。虽然我帮不了你什么，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横山知道我的房间里到处都是音乐磁带。她知道我总是需要新的音乐磁带。自动铅笔只在志愿学校的生协有卖。我知道她是特意去的。

虽然知道是“作为朋友”，但心里还是很激动。

我又骑上了自行车，加快了齿轮的转动，自行车也加快了速度，空气像一阵风一样向身后流动着。

“已经是夏天了。”

齐藤老师会理解我说这种话的心情，但我把这样的感伤留在了风中。

**尾声2.0**

20XX年。上班前，和志在公司附近的咖啡店。

大学毕业后，他立志在国际NGO工作，但最终，在做了几份临时工作后，他在一家大公司的商务中心做文员。

和志像往常一样用智能手机搜索以“和平”、“人权”为关键词的报道，发现国内、国际局势还不十分和平、人权不受保护。和志每天早上都这样度过。

地球上的自相残杀，已是徒劳无功。

按理说人们应该会突然醒悟过来“咦，我们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停止，停止。”，但人们仍然沉睡在仇恨、欲望、愤怒和残忍中。

“人人生而自由平等”

“众生应该永远幸福”

“以地球为榜样，向无限永恒的宇宙展示。”

现实离这些理想还很远。

另外，以实现理想社会为目标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尚未完全实现。

这其中的原因，现在的和志无法理解。

但至少，我们现在能做的是，就是珍惜平时接触的、身边的人。

对于原收获者和“热血”正在改革的联合国，应该给予更多力量吧。

我想，原收获者和“热血”对正在进行改革的联合国，会给予更多力量吧。

和平与幸福不是遥远的过去或未来的梦想，而应该是此时此刻的现实。

和志离开咖啡店，前往办公室。

淡红色的花蕾和清风预示着新的季节。

参考文献

Zenkoku Rekishi kyoiku Kenkyu Kyogi kai Sekaishi Yogo shu.

《世界历史词汇》。山川出版社，1989年（日文）。

S.Hiro Kirisuto-kyo To Isuramu-kyo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

新潮选书，1988年(日文)

Sharon Salzberg和robert Thurman。《爱你的敌人》

Hay House，2013年。

美国圣经协会。今天的家庭圣经：《新约圣经》当代英语版。

纽约美国圣经协会，1991年。

Robert J Donia; John V A Fine.Bosnia and Hercegovina :

a tradition betrayed New York :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

萨拉热窝的使徒之旅

(1997年4月12日至13日)

使徒萨拉热窝之旅（1997年4月12-13日）｜约翰-保罗二世(梵蒂冈)

关于Merhamet：

http://www.merhamet-sandzak.org/misija.ciljevi.html